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一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一

起紹興二年五月十一日盡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壬子

十一月徐嘉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

先是差宗正丞鄭柵為賀生辰國信使臣僚言柵素行貪污罷之乃以徐嘉為賀生辰國信使

洪皓復敷文閣直學士致仕

行狀曰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出逃未伏誅上將遷狩建康先君上疏言今內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遣近臣先往經營庶事告辨鳴鑿

未晚也時廟謨已定不能從既而悔之上問宰輔近諫
移蹕者為誰今安在丞相張和公時知樞密院以對過
秀邀先君至平江款以為部使者招二凶適捷書至乃
止將辭歸和公曰呂丞相款見君即遣直吏介謁俄有
旨召見時方墨衰經丞相脫中服衣之既對上以國步
艱難兩宮遠狩為憂先君極言天道好還裔夷安能久
陵中夏此正春秋邛郫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所
言反復當上意上曰卿議論縱橫熟於史傳有專對之
才朕方擇使無以易卿先君以母老父喪懇辭不許擢
徽猷閣待制遷五官假禮部尚書為奉使大金軍前使
令輿宰執議國書先君款有所易輔臣護其文不喜遂

抑遷官賜一日歸別先君持大頰人拜且泣時長子适
甫十三歲逃以下皆襁褓呱呱省別行路不能仰視先
君弗子也淮甸賊蠡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
李成以兵護至南京成方與耿堅圍楚州以責其降虜
為名實持叛心先君遣書抵成成曰汴泗虹有紅巾非
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唯命先君聞堅可撼陰遣
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于朝
今擅兵攻圍名為勤王實作賊爾堅意動遂強成歛兵
先君行未至泗境諜云有迎騎介而來副龔琦曰事巨
測虎口渠可入送兵亦不肯前先君不得已遂返即上
疏言李成以朝廷不撫稽顙饒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

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
方含垢養晦之時宜選辯士諭意優進官秩畀以京口
網運如晉明帝待王御名可也疏奏上遣閤門宣贊舍人
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石令第將士名馳恩初先君
戒所遣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
達忤宰臣意以託事滯留降承議郎許出淶陽路張守
忠李貴嘯穎上道益梗提舉官范湜張銳嘗招尉之旋
復亂先君至順昌聞賊有至近郊以牛驢市物者約與
相見譙門下先君曉譬切至日自古無白頭賊賊竦寤
請歸報其渠迺為書至其渠迺守忠貴聽命率所領入
宿衛守忠初名俊入朝賜名李貴即俗所謂李閻羅

者先君問閻至太原留幾一年虜過使人禮益削及至
雲中大首粘罕追遣與副使官偽齊先君曰万里銜命
不得過御

兩君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諸本朝迺遣以
奉逆豫豫可磔万段顧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
即豫亦死偷生狗鼠間甘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
擁以下執劔夾逐之先君不為動旁貴人喏曰此真忠
臣也止劔士以目為踞請粘罕怒少霽遂流涕于冷山
與假吏沈珍隸卒丘丘德党超張福柯卒俱副使至汴
受豫命知恩州流通猶中國編窳也雲中至冷山行兩
月程距虜都二百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雨雪

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絹布番謂四隸採薪他山嘗久雪薪盡至拾馬矢煨麪而食紹興二年使者王倫歸為上言之即下秀州存問家屬賜銀絹二百迨未冠得監南嶽廟先君辱於悟室十年多為詩文以諷皆憂國傷時語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先君先君歷陳古事梗之悟室室銳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接爾先君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數為言所以末為兩國大事今既不受使迺令深入教小兒其交使在禮不當執悟室或應或不一日大怒曰汝作何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

汝耶先君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花灤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泫為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兩宮蒙塵五國城嘗遣私人奏書并獻胡桃梨脩粟麵諸物宮始趙氏中興永祐陵諱聞先君北鄉血泣旦夕臨後遇諱日即燕山開泰寺為文以薦其略曰故宮為禾黍改詔徒饋於秦宇新廟游衣冠招魂但散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歐血又云盛德之祀傳百世以無窮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故臣讀之無不掩涕已遣使約和悟室問所議十事先君條折之甚至曰封冊是虛名罕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宜

三朝北史 卷三十三 四 楊國公 補書
絲蠶大國有其地矣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控民
害計本朝必不可景德之盟南北所得人皆不取載書
猶在可覆視也悟室曰吾固欲取投附人誅之以懲後
何為不可先君曰昔魏侯景舉十三州地歸梁梁武帝
欲以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作亂陷臺城仆兩帝中國
所監決不相從悟室稍悟乃曰汝性直所言不誑我吾
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所存沈珍丘德党超三人既
而莫公將北來議不合囚涿州事復變道達鞞帳其首
聞洪尚書名爭邀入穹廬出妻女胡舞舉渾脫酒以勸
到燕一月越王兀术族悟室黨與坐死數百千人獨先
君故與悟室持論身幾死數矣兀术知之故得免燕人

重先君執節爭持酒食相勞苦先君問行廛市物色謀
者得趙德書幾百數方言藏故絮中以歸曰順昌之役
虜震懼喪魄燕之珍噐重寶悉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
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雖再躡河南後必更戍具以
悟室問荅語兩宮諸王主所居報上是歲紹興十年也
明年夏求得皇太后書遣邵武男子李微來上大喜因
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
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官李微其冬復以書曰虜已厭兵
勢不久異時以婦隨軍令不敢携朝廷不知虛實早辭
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追擊再造猶反掌爾所取投
附人只欲保守江南歸之可也獨不監侯景之禍乎若

三草士民錄 卷之三 十一
欵復故疆報世讐不宜與胡銓封事此或有之知中國
有人益生懼心張丞相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并問
李趙二相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和定祐陵
及太后歸音皆先報凡四年中以文書至者九數陳軍
國利疾謂施行之則宗社生靈之福留中皆莫得聞先
君言無隱情歸國以此觸罪諸子懼深禍過庭不敢一
問北事故志謀秘策不詳得獨係帛書所存大略如此
初宇文虛中既換虜官欵板先君分繾乃力薦于虜庭
換先君為翰林直學士力辭獲免虛中為詳定禮儀使
始造始造赦其文復及授先君訖虜相韓昉乞於真定
或大名養濟圖逃歸計昉怒虛中贊其闕一遂換中京

副留守復力辭昉大怒降留司判官為承德郎趣行者
屢矣誓以死不就職虜法雖未換官而曾被任使者永
不可歸虜欵以計墮先君令校雲中進士試使者監上
道先君日損食陽為有疾狀既至謂同院官曰今取士
以詩賦吾故學經爾曰豈不能出語策士乎考官孫九
鼎者有太學舊為以疾聞得回燕虜議遣奉使人各還
奉使人却及之他使者幸稍徙多占淮北無敢言淮南
者先君實以饒州聞張公邵朱公弁亦自言和議徽州
人既議和還淮南使者故先君三人在遣中用事者多
曰此等人若放了幾時更有令不留後必為我患歸計
屢欵變參知政事王公使至燕先君得虜陰謀泛坡上

與館中人語為留守翼王所獲對吏將馳流星騎上其事副留守渤海人高吉詳素嘉先君忠委曲護出之且易以他牘先君行月餘方以元牘奏垂入境追者七騎至及諸淮則在舟中矣至盱眙以奉使亡狀自劾上方以末歸為喜報無罪可待日以御禮趣覲既至闕登時見內殿奏事罷力求鄉郡養老母上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也賜內庫金帶鞍馬既又以馬驚復拜賜又賜御銘盾制琴一黃金三百兩帛五百匹象齒三百斤繇香酒茶諸菓物中使日踵門咨訪宸章嘗至且諭旨將柄用皇太后之歸也過燕先君冒禁朝為至陛對乞賜見明日即召入慈寧殿已

設簾皇太后顧帝人吾故識尚書矣命徹之問勞優渥語必稱尚書登予係道朝對外庭臣唯先君一人見宰相秦檜肆言無所避彌三日不休曰張丞相虜所尊憚乃不得用錢塘暫蹕而景靈太廟極土木之工示無中原意耶語侵秦皆類此秦謂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要當如黃鍾大呂乃可閱九日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來取趙彬輩三十家先君疏言昔晉韓起買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誼不與虜既限淮臣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情偽也彼方困於蒙兀始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彼將為秦無人而輕我矣疏出秦作

色曰公無謂秦無人後三日復上疏言或以不與之故
致喻盟宜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王倫郭元邁
輩以自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辭益剴切經筵
進故實引楚平王止子旗伐吳事因言吳取州未楚弗
與校撫民治兵五年而後用師今淮右之民勞罷流散
宜時使薄歛勿令轉徙無告中興急務也秦益不喜初
虜圍楚州久不下時秦留粘罕所虜使之草檄諭降有
室撚者在軍知狀先軍與秦語及虜事因曰憶室撚否
別時託寄聲色變而罷明日侍御史李文會論先君在
朝必生事遂出知饒州秦方鉗天下舌不得言中官白
鶚從皇太后北歸者宣言變理乖盤洪尚書名聞華夷

顧不用秦聞繫鶚大理獄獄成鶚實不識先君特以虜
中知名故鶚既流嶺海諫議大夫詹大方指先君與鶚
刎頽交相更稱譽遂罷郡未幾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
英州懿節皇后之姨高氏與其夫趙伯璘隸悟室戲下
貧甚先君屢賙之范蜀公之孫祖平虜不以為官傭奴
之先君使以東坡所為蜀公銘白曰我官人也虜曰東
坡書之不疑矣即釋之先君資以歸裝貴族有流於黃
龍府優籍者二人先君屬副留守趙倫除其籍劉公世光
之庶女小醜在虜豢豕為贖以重價求匹偶衣冠之家
略為人奴者贖之數十人張待制宇發自蔚州死雲中
先君過荒寺見其襯褱之至燕山授其僕鍾禹功使葬

三朝北史卷之三
司馬侍郎朴握節以死居數年無有能明之者先君為
陳本末詔以忠節顯著贈兵部尚書其歸也北人治餒
具幾月復使者至虜多問先君今何官居何地先君有
膽略遇大事敢為平居慷慨有經略四方之志常語諸
子曰在北方久料之熟矣今其勢日削可以憑軾取之
過河朔時見父老指其子孫云是皆生長兵間已二十
餘矣不知有宋我輩老且死恐無以係思趙心不幸大
忤時相挫抑顛沛天不假齡膏志沒地諸孤不孝不及
見其成大功名也

皓有松漠記聞金國文具錄傳於時其松漠記聞曰女
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

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
已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
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
事不欲使人兩至也又曰女真又舊不知歲月如燈夕
皆不曉已酉歲有中華僧被掠至關遇上元以長竿引
燈表而出之以戲女真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曰
得非星和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
買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刻日特立此以為信耳命
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又曰初漢兒至曲
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緒渤海人曰孔子何人

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殺之故闕里
得全又曰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進士
舉其姪女嫁為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為金主之伯
固倫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
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為吏部尚書其父死
託字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為誌高宇以趙貧命趙為
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頗所濡甚厚曾在燕識之亦學奕
象戲點茶請以光祿知同州冒墨有素今亡矣其論議
亦可聽衣制皆如漢兒又曰遼亡大實林牙亦降 大實
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虜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亦欲
俗大槩以小名居官上殺之而口而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弃其妻携五子

霄遁詰旦粘罕恠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
酒忤大人 大音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以告粘罕大怒以
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
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
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 城去上京大
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
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城
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
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
真以絕遠未知取皆為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
黨猶居其地又曰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亡

倍責償唯正旦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為戲妻女寶
 貨車馬為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
 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携去婦人至顯入人
 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器他日知其主名或
 偷者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次則携壺小亦打
 餒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
 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又曰蒲路虎性愛
 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心但時有酒過後除
 東京留守治海城敕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搯於
 瘦孟遮道而獻椽於木名有文縷曰以酌酒路虎曰皇
 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

願左右令空勃辣駭殺彼云敲即引去行刑者哀其亡辜

擊其脛不力欲令霄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

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

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為壽無他志也路虎意解故釋

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鷓突

耳豈可赦也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同載召

而責之曰汝曹羣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

殺之又曰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

以有官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

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行以戰多貴

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

三朝正史卷之三
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
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迂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
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
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
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攬官二十輩驅之
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笑須臾出郭
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寃不
能脫竟以焚死又曰北人惜赦無郊需予銜命十五年
才兩見赦一為余都姑叛一為皇子生又曰省部有令
史以進士及第者為之又有一譯史或以練事或以閹節
凡通敕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譯史送之大州三數百千

帥府千緡若兀朮諸貴人除授則令宰執子弟送之獲
數萬緡又曰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
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不取入恐穢其間以致地虺之
害黑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契丹德光破晉改為混
同江其俗剝木為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
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後悟室得南人始
造舩如中國運糧者多自國都往五國頭城載魚又曰
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
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
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白米二
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

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麪一升雜
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文具錄曰臣拘繫絕城十有五
年凡所見聞亦嘗記錄比聞孟庾南還發篋得其狀蒙
幾阻歸計應有書籍悉被攸留臣之所編若緊切者懲
艾焚毀獨存此書其官制祿格封廕謚諱皆出宇文虛
中參中國朝及唐法制而增損之臣輒舉其廢置施設
之略近左右司侍郎不除却置外郎各一人六部初置
吏戶禮三侍郎正四品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之位正
三品又增三侍郎升諸司郎中為從五品添置外郎其
後六曹皆置尚書國史院置監脩以宰相兼領御史大
夫翰林承旨皆闕不除國子監舊在燕京亦不設秘書

省今在燕弘法寺監少承郎皆備中丞唯掌訟牒若斷

獄會法或春水秋山

謂去國數百里
逐水草而居處

從駕在外衛兵物

故則掌其骸骼至國則歸其家諫官並以他官兼之與

臺官皆備負不彈擊鮮有論事者外道雖有漕使亦不

刺舉故官吏職穢略無忌憚其恃權勢者恣情公行民

不堪命左右丞相以見有人故以侍中令居其下仍為

兼職兩省侍郎亦虛位以左右丞皆有見任仍列其上

參政初亦闕官故在從二品後雖置二員却稱參知統

牧猛安謀克以管女真戶為上雜以漢人為下猛安者

夷言謂之旨安謀克即毛毛可都事令史多以登進士

者為之預其選者人以為榮凡丁家難者不以文武高

下未滿百日皆差監閏稅商稅院監鐵場一年為任謂之優饒其稅課倍增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迂者近始有止法不得過三官闕一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家財貼納只圖迂轉其不欲迂者於課利處除歲額外公然分之每歲轉差參知一員至燕集注五品以下陞陟皆由都事令史好惡其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轄鹽場課額雖登出賣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為任將滿即改除並不待闕亦無選人法河南州縣選人初用舉官陞改近以舉官受賂遂廢不行本朝士人有帶職自大觀文至直秘閣皆謂

之貼職若換授者不問高下於階官上只加一資既無職名惟重階官以三品為高六曹郎中舊依遼例皆稱尚書故以侍郎為重今則自侍郎以下只呼階官而不稱其職明經童子兩科仕止於州司候縣主簿任子之法一品於閣門承應三品內供奉班不限人數亦無年限並補右職皆與監當本朝人換官以進士為上奏廕次之軍功與他出身最下皆入雜班俸使三品以上俸不分正從虛中既在翰林乃誘后舅都點檢乞增正品俸比從品增三分之一點檢既出復仍舊制近聞一品二品復增正品則三品亦例增矣麴每秤折錢三十直省官主供官筆札皆用明經童子登科者為之引接用

衛校牽攏僦從多用燕卒當職官多取其直而蠲其役一卒役一歲往來六七十里貧者甚苦之出錢七八十千乃免廟諱尤嚴不許人犯嘗有一弁武經西元帥投牒誤斥其諱扶背流通武初只諱是後有申牒云是閔也遂并閔而諱之自西至會寧驛舍地里漫具于後其他不可縷陳聊述大槩備乞覽臣無任踈死紹興十三年九月日洪謹記

十二月張士襄遠小監當

張士襄因去歲奉使回奏事不實事與遠小監當遂監南康軍城下酒稅

張浚觀文殿大學士

制曰無德不報君子以為慈祥疑罪惟輕聖人之所惻憫矧茲上宰備載元勳不勝人言之繁寢踈國士之遇投閑已久清議藹然宜有褒嘉之章式昭眷倚之厚具官張浚幼負大節早際昌期五龍夾日而飛忠誠莫二三軍之帥可奪生死不移耿然孤忠播在輿論朕講信脩好休兵息民通南北兩朝之權為社稷萬世之計而前日之輔政者何罪滿朝之醜正者何多肆予元臣久在外服朕今祇見帝賜賚海隅豈其股肱之良尚處瘴癘之地真詞美職內殿崇資非特以慰斯民之心亦所以增有識之氣

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二十六年辛次膺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遺史曰先是辛次膺為湖南提刑聞金人遣張通古來
詔諭而南曾上書言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
反兵豈有降萬衆之尊屈已稱藩者乎書奏不報即丐
祠遂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十年金人敗盟次膺有故
人將漕湖北者擬寄居鄂渚而依焉及見岳飛待遇甚
厚力留次膺寓居次膺亟歸語兄弟曰岳飛拯重兵昧
保身之策禍將及矣飛厚賂其行膺不受隨入鄱陽寓
居宮祠滿以與秦檜不協不復再陳貧窶之甚未常以
一字通貴要亦嘗以毫髮干人閱十二年忍窮如鐵石
而志氣不少屋兄弟殂喪唱懽致養上順親顏撫恤幼

弱一門和雍邑人化之至是除帥浙東未赴移知婺州
四月十八日己丑陳誠之為大金國賀上尊號使蘇曄副
之

陳誠之假資政殿學士蘇曄假宗寧軍節使副之為泛
使上金國主尊號也

五月二十四日壬子金人遣敬嗣暉蕭中立來賀生辰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一

五月二十四日...

...

...

...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二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二

起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七月張邵卒

禮部尚書奉使金國待制張公行實曰建炎元年金虜

已陷京師二聖北狩車駕南幸海內倣擾公慨然有憂

時之志二年三月請於州上封事曰臣聞古人有言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臣觀比年以來夷狄內侮京師陷沒

二聖北狩宮室為空陛下暴衣露蓋二年于茲矣天未

悔禍淮甸再擾乘輿播越南絕大江以萬乘之尊涉不

測之險陛下之意憂辱可謂甚矣此誠臣效死之日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一

三朝北野錄 卷之三十一
職有常守不獲備行陣冒矢石以畢臣公復歆剖心折
肝指摘時事少陳愚者一得之慮以冀裨益其路無由
疾首痛心繼泣以血誠不勝憤懣臣伏讀二月二十七
日詔書有曰自今政事闕遺民倍利病或有關於國體
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願臣不學無
術暗於大體不敢自謂有忠言至計然惓惓之情不能
自己誠不敢避狂妄之罪輒效其愚臣竊觀今日中國
之勢可謂危矣四海有瓦解之憂軍民有怨叛之意夷
狄日以疆盜賊日以多帑藏空虛干戈朽鈍而陛下以
單寡之兵傷殘之餘退保區區一隅之地國勢危
弱莫甚此時臣欲大言之則迂闊而不能以紓難欲小

言之則卑俚而不足以立國姑以當今所急者為獻庶
幾日有就月有功歲有成以光中興之業以復祖宗之
舊陛下亦欲聞之乎臣聞國之疆弱繫乎形勢有中原
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塞飛狐杜太行據成臯之險距
白馬之津西取閩中以制天下此中原之形勢也據建
康阻淮泗資荆湖巴蜀之饒擅吳越閩嶺之利養威蓄
銳觀時待釁此東南之形勢也今中原形勢未可遽爭
而東南形勢當力爭之何以言之虜既已取三關據大
河輜關中城河陽形勢之地既略有之京師孤弱環而
弗取虜非不能取也闕其一面欲誘陛下歸而掩之也
彼方據形勢以爭中原我乃以屢衄不振之師乘軍破

三朝北盟錄 卷三十一
壞之後頓兵堅城輕犯險阻決一旦之勝爭尺寸之地
非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是中原之形勢未可遽
爭也東南之地素號富庶誠可因以為資待釁而動昔
漢高以關中成帝業光武以河北致中興劉裕以江左
平關陝孫權劉備皆一時之雄亦因江東蜀漢之資而
疆於天下今東南兼有江淮蜀漢之地方之漢高武蓋
陛下之關中河北也豈孫權劉備區區僻陋所能擬哉
殆天以資陛下而贊之中興舍此則無投足之地矣可
不力爭之乎非保東南無以為陛下之資非據建康無
以鎮東南之勢建康之地龍盤虎踞古稱帝都却倚大
江險實天設荆湖巴蜀實據上流無事則漕輓足以給

費有警則召兵足以戡難順流而下不淹旬浹吳越閩
嶺寶貨所出摘山煮海其利不貲陛下何不據此以跨
東南分遣將帥剪除盜賊盡城江北諸州擇人以守之
重兵以鎮之列屯相望綿地千里示禁格之術為聲援
之助以為建康扞蔽以壯東南形勢乃退保錢塘示弱
乎錢塘僻在海隅其地狹小臣恐虜人聞之謂我棄江
淮而退矣有如遣間諜誘盜賊啗以高爵連衡抗我外
恃金人之救內據要害之地堅城列守未可疾攻則則
是江淮之間又生一金賊也夫襄漢唐鄧則川陝之運
不通夫武昌蘄黃則荆湖之運不通夫九江采石則江
淮之運不通夫淮西廬壽則維揚歷陽可以南渡而江

左震笑就令能保錢塘彼將出豫章九江涉當塗京口
數道並進南阮饒信北攻蘇秀絕我援兵使我無地自
處誠非持久之便也以陛下之聖明睿智天資神武如
此臣固知陛下非以錢塘為形勢久安之地也特以前
日維揚無備暫為避狄之計因時巡幸徐圖其所嚮爾
臣竊為我錢塘非形勢久安之地然舍建康而之他則
尤為不可北門失守則京師陷未可歸關中殘破則襄
鄧不足恃豫章長沙江陵之屬僻小一隅不足自保又
於錢塘況小一搖動則江浙財貨復失之矣或者難臣
曰子歆天子幸建康豈歆以長江為險也長江之險孰
與黃河黃河且不足恃而虜既有之矣乃謂長江足以

扞建康乎臣應之曰不然京師雖倚濁河為固然我宋
之都汴也實以三閩四鎮與自河而北若府與州為之
屏蔽自祖宗以來嚴兵鎮守首尾相救形格勢禁虜人
不敢入寇非以黃河不可渡也懼諸鎮之兵俟其渡河
而蹙之也引兵深入前限大河或邀其歸路或擊其半
濟雖欲魚敗可乎澶淵之後縱還而甚懼靖康之初講
和而遂從以河北諸鎮未盡破故也靖康再寇實失三
閩諸鎮之未破也大抵兵少勢弱自救不暇虜人乘虛
破京師劫二聖其視黃河直若一溝瀆爾何足恃哉然
則以黃河為險而河北諸鎮因河之險以為扞蔽者京
師之勢也以長江為險而江北諸州因江之險以為扞

蔽者建康之勢也江北之備臣請復言之虜入宿亳登萊則楚泗濠梁為衝維陽為阨鎮江江陰為重虜入曹濮則陳蔡廬壽為衝歷陽濡須為阨九江采石為重虜入汝穎則襄郢為衝安復蘄黃為阨武昌興國為重以臣之愚欲望陛下分遣能臣相視諸州要害築堅城而守之長江之衝列置水軍而駐於南岸津涉之地嚴為守備水戰之具務極工巧自江陵而下鎮江而上度地遠近列將守其間地遠勢分則添置城堡守以褊裨聲援相及烽火相望隨其部統分大帥付之以征伐許之便宜其委任規畫雖在平日悉比極邊虜騎入寇按兵持重或迎其前使不得渡或乘其後使顧而驚或邀

其歸使棄所掠或薄其險使殲其類虜圍重鎮則裒兵以援盜賊所渡則併力邀擊此江淮設備之大綱其間細目不可勝舉臣未暇盡言姑以一方之所急者言之徒壽春濬淝水塞瓦梁繕濡須此一方之急也壽春舊治控阨南北阻水為固其地最險自古南北交兵則必先爭晉守之以抗石勒是以有距靈之勝梁失之以資侯景是以有臺城之亂周世宗伐淮唯壽春堅守數年不可下因劉仁贍之病其衆遂降世宗惡其險而迂之儻復其舊亦吾之保障也淝水之阻橫貫廬壽謝玄於此實破苻堅遺迹故道尚可究尋瓦梁誠塞後湖為淵自昔南朝請之北海遺址尚存復之甚易濡須之塢孫

摧所營摧失合肥則濡須為重我有合肥則濡須似輕
設險豫備亦不可廢凡此數事皆在所急唯徒壽春尤
不可緩以臣觀之今已晚矣誠非一守令幹辦所能了
也此一方之急臣所知而略言者如此江淮橫亘其里
數千臣之所未見與言之所未盡其他利害可類推矣
陛下誠能從臣之計進守建康以視形勢經略江北以
為距寨俟我富疆觀彼釁隙秣馬厲兵長驅而北復中
原之舊刷二聖之耻夫何難哉或者復難臣曰今日之
事迫矣中原待救有頭燃之急二聖未還須迎請之師
車駕巡幸豈有定所子不陳攻取之計建興復之策因
西北思歸之士及其鋒而用之以爭中原乃欲說天子

以都建康是偷安之計爾且江淮之地縱虜得之不能
守也乃區區留慮然則江淮而北子欲棄之以虜國耶
臣復應之曰不然觀時而動見可而進兵家之勢也吾
豈棄中原而志二聖哉顧虜戰屢勝而我常衄虜氣方
張而我未振角力爭進誠所未暇若曰得吾地而不能
守因置度外之非計也兵法不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耶向所論江北
之備特建康之扞蔽天子之近衛耳江淮有備勢可自
守無有後患然後選將命兵東繕齊魯西復潼關北取
河津以圖拓復以迎二聖未為晚也然今日之急江淮
之外若彭門青社若京師曹濮與夫關中川口之地亦

三才九日錄 卷之三十一
宜有以大鎮撫之俾扞蔽益多而東南全矣齊襄公復
九世之讎春秋大之越之報吳也亦以二十一年之久
茲事體大當務萬全吾豈棄中原而忘二聖哉東南誠
全相與堅守虜人聞之亦謂我無意於中原也不復備
我日益驕墮且有內釁可得而乘昔漢高之都南鄭也
張良勸燒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羽以故不復設備高
帝因之遂能定三秦成帝業往事可鑒其理灼然不識
陛下以為然乎雖然前日所陳特立國之一事爾又有
大于此者陛下誠能不惜玉陛方寸地之使臣披露肝
膽當為陛下盡陳當今之急所以富國所以彊兵所以
除盜賊庶乎洪業可興中原可復大耻可雪陛下亦有

意乎蒙恩召對時虜再入寇渡河而南朝廷求可使者
欲止其師莫有應者公慨然請行上嘉之特轉五官授
奉議郎直龍圖閣借禮部尚書充奉使大金軍前使揚
憲副之以泛使恩官其二弟初邴初又以泛使賞格授
添差明州觀察推官與諸弟奉太夫人居于鄞公其日
就道是月至楚州先遣二校執旗渡淮至低村見金人
先鋒太一孛董留一人為質遣一人還報遂抵海州界
見孛董使鬱太尉者館伴又有店者天使偕行至維州
接伴天使至有妓樂出迎公曰二聖見在北方某為臣
子所不忍聽遂止樂凡三請方赴宴宴罷遣妓四十人
來侍公明燭竟夕危坐翌旦見監軍即君撻懶令公拜

三朝北史卷之三十一
七
日監軍是北朝兩副某是南朝兩制無拜之禮撻懶曰
汝見大金皇帝也不拜耶公曰見大金皇帝則拜遂設
香案俾望拜撻懶遣人取國書因止公於昌邑俾俟報
久之隨行吏士謀曰我輩執留於此未有歸期虜益翫
且從初黷我者李重也不若殺之人各散去遂與楊憲
合謀以狀告公公曰不可是反害事吾儕安得脫於是
大違衆議憲等怒反誣告於虜若偽泄其事者撻懶以
甲圍昌邑遣人執公等且問如何謀反忽一使臣曰不
干尚書事三日前收得副使狀子今在夾牆裏因指示
其處數首取得之以白撻懶方知事不由公鞭楊憲五
十使臣譚恭以下各三百俱執送密州柞山寨土牢拘

繫虜兵屯守於近明年四月公聞撻懶復經從乃以書
抵之曰竊觀自古忠信之士將命出疆緩頰立談非獨
有利於我亦將有以利於彼然後可以解兩國之紛成
一時之事某等驚怯不敢自比古人有區區之意所以
為閣下利害計者請為大國陳長慮遠圖之術某聞善
創業者不必善守文善制勝者不必善持勝善成始者
不必善成終是以自古有為之君與佐治之臣負英持
雄偉之資會逢其適乘弊而起兵疆於天下威加於鄰
國則必以守文為難而某等輒復以持勝成終為難而
附益其說以獻於閣下何者以某區區之過嘗觀於大
國自交兵以來大小數百戰未嘗敗衄卒獲大利成大

功可謂善創業矣可謂善制勝矣可謂善成始矣然連
兵二十餘年士不解甲馬不釋轡南北之民肝腦塗地
殺伐不可謂不多愁怨不可謂不衆士大夫不可謂不
勞訖未聞有偃革迴兵之議興滅繼絕之恩無乃犯猶
火弗戢之戒乎昔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百
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百人皆曰善有一夫立其旁
曰可教矣基怒釋弓撫劍而問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
曰我非能教子屈左伸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
而百中之可謂善矣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
鈞一發不中百發盡廢基曰善此雖古人已陳之說然
某等輒敢借是意以教執事者用兵庶乎可以少助大

國守文持勝成終之術不識閣下以謂然乎雖然為用
兵之策者亦必有說矣不過曰南人易與耳甲兵不如
昔日之彊財用不如昔日之廣大江之水僅一衣帶比
之黃河豈不可渡寧昔日能勝之而今乃不能耶某等
竊以謂不然蓋聞善論天下之兵者不論彊弱論其曲
直而深識天下之理者不患太弱患太彊當宣和靖康
之間南國亦可謂彊矣而其理似曲何者宣和開邊隙
其曲在帥臣靖康啓兵端其曲在謀臣是以大國能勝
之然宣和靖康之事既往矣固非嗣君之所與亦非使
者所敢及而今日事則又非敢較曲直於大國也特取
以師出有名無名為言耳抑古語曰困獸猶鬪而況國

乎大江之阻固未嘗恃然冬無堅冰水多風濤符堅魏武皆嘗輕視訖不能渡自取奔覆況江為四瀆之長豈黃河可比也哉籍令大江可渡而江南諸州地卑多水閣下欲以疾戰勝之則吳楚輕剽難與爭鋒欲以持久敝之則疾疫暴作非所宜處南北之限天實為之脫有意外之警少致蹉跌豈不損威重喪前功也議者之意又不過曰南人怨我深矣不以此時遂勝之其如後患何某又以謂不然宋有南朝二百年矣自太祖皇帝以揖遜而得天下僭偽畢臣未嘗殺戮傳之子孫世世脩德惠澤之結於民也久矣億兆之愛其君也至矣時雖多故天命未改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傳

曰三代之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自兵興以來調發不可謂不多煩費不可謂不廣然南國之民舉無怨讟之念乃有謳吟之思試察民心可以見天意矣張邦昌挾宰相之貴藉大國為重不敢一日私有神噐自江而北盜賊多有抵皆以興復趙氏為言無一人敢僭竊名號者嗣君以片紙呼之一戰向之悉降悉敗此可以見天意也議者謂某等曰石氏柴氏嘗有南國矣一滅遂廢豈必趙氏而長有天下耶某曰不然石氏柴氏之得天下也皆以叛逆取之享國日淺無德在民其所施於民也不厚天之報石氏柴氏也亦薄是以一滅不復興豈比趙氏積德垂十葉之光施澤幾

二百年之久過於漢唐遠甚漢嘗滅矣至光武而復興
唐嘗喪其河北關中之地幾於滅矣已而亦克復興孰
謂趙氏而可以此時取之哉萬分有一假令大國以兩
河之地為他姓之有則百姓無樂推之意日尋干戈藉
口以起他日為大國之患殆恐非細閣下以皇帝貴介
之弟當閫外經略之寄大國休戚閣下實同之伏幸少
采愚者一得之慮以某等是書之意達之皇上謀之元
帥罷兵休師遂敝邑之所請早賜某等旋歸復命之期
使得報嗣君而稟事為實天下之幸揔懶得書久之傳
令俾送偽齊錄用揔懶即後為元帥魯國王者也公至
東平見劉豫升陛揖曰即日恭惟殿院台候萬福豫愕

然因尉藉公等且又錄用之意公譙責之為陳君臣大
義慷慨憤激詞氣俱厲豫大怒是日副使揚憲已髡而
降公歸歆斬之未發而遁豫囚公於司理院者半年公
屢請借書以觀豫知公終不可屈遂復送於虜拘於
燕山之園福寺從者皆散莫知所在是歲辛亥實紹興
改元四年三月間戎酋阿盧五寇陝西回公草書與之
曰某嘗以窺天管見竊於大國可謂既安既治矣然而
弓矢未盡就橐匱黔庶未盡返田畝士大夫未盡安室
家而閣下亦未免暴衣露蓋之勞豈非以江南為慮耶
審如此某竊以為過矣某聞天下之事有所謂一時之
憂有所謂萬世之憂有所謂一時之利有所謂萬世之

利以某為大國計若釋江南而不伐則可以得萬世之利而萬世亦無憂一時之利不足道也伐江南而不釋則止可得一時之利而遺憂於萬世一時之憂未必銷也請為閣下別白言之大國議兵執事者之意某知之矣不過曰宋人之怨深矣入其國披其地而今保於江南恐其乘釁隙而擾疆場焉此一時之憂也萬分有一大國以議者之意為然命將興師加兵於江南一戰而之勝此一時之利也而所謂萬世之憂與所謂萬世之利初不在是大國之執事者以江南介意而慮東人之未有歸也於是援齊而立之倚為藩屏且存靖康大河之約而示天下以不貪其地此某妄意之所商者也然

某聞以國為屏者力倍則為臣為臣則能制能制則久而為利力均則為敵為敵則不能制不能制則久而為害大國之於齊固當倍其力而使為臣非欲均其力而使為敵也若過以江南為慮而勤兵於遠戰而勝之則齊人任拓地之福大國失養鷹之術戰而不勝則大國失衄兵之福而齊人持首鼠之謀雖然以大國之威靈而閣下專閫外之事有所不戰戰則必勝戰勝而後万世之憂起矣得江南之地而大國不能守虜江南之民而大國無所用縱有金帛之得不償人馬之耗疲民遠役徒以厚齊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古有明訓不可不戒且閣下獨不見景延廣之事乎契丹救晉祖之死而與

之以天下恩為父子義為君臣自以為膠漆之固傳及二世得景延廣一言而背之適無他虞能伐其罪使當是時契丹有牽制之憂晉人獲忠智之佐詎能伐而勝之乎雖伐而勝所損亦多既失屏翰之臣旋喪門南之地此天下之所知也安知他日齊之諸臣有不為景延廣者耶齊人之德大國固厚矣自今日觀之疑不敢背然傳世一拜之後歷年十數之久國日以富地日以廣建皇帝尊號則與大國之貴均也稱南北兩朝則與大國之大均也其貴均孰肯為我事其大均孰肯為我役志滿意得侈心日萌儒生獻議曰國體壯矣請去臣號以準古武夫獻議曰兵力強矣請敕武備以待敵於是

時而有好大喜功之主則必曰南北朝為敵國其來久矣古不臣而我臣之何以示後世耶此有織芥之隙可伺彼其蚍蜉之援可恃飛揚跋扈難以制矣伐江南而勝之其憂乃如此果能一戰而必勝乎其所謂遺憂於萬世而一時之憂未必銷者此也書成未及上守者疑之閉其出入其後十日虜遣人索書成未已而轉徙益北至平州欒州興中府義州中京會寧等處去燕山東北二千餘里羈縻流放不復問其所止蓋虜意公明言兩國利害深識南北之勢過為之慮欲遠而絕之如所謂中京者往時二聖嘗駐蹕於此如司馬公朴魏公行可崔公縱郭公元邁亦嘗在焉會寧則去中都又二千

餘里也方是時虜新立國嚮慕文教人知公以儒學仕
多從之授書生徒斷木書於其上捧誦既過削去復書
中圓如瓠而首尾銳目之曰木檟攬蓋其俗兒童誦習
率以此公又以易講授學者為之期日升僧座鳴鼓為
候講訖大義一時聽者畢至由是生徒或有錢米帛之
饋則賴以自給歲在癸亥二月初六日金人忽召公詣
尚書省說諭放還遣使館伴俾就館且使與洪公皓朱
公弁會于燕山同涂而歸時紹興十三年也四月十四
日自會于同涂而洪公先在烏五月朱公自雲中至六
月庚戌三人俱發朝於永平館途中以詩唱和之目曰
輜軒唱和集七月七日至涼京館於都亭驛二公俾作

集序自是南歸至盱眙軍以表聞公陞對首以主憂臣
辱願不忘嘗膽為言至言一時死節請加褒贈有曰臣
聞古者敝帷不棄為其埋馬敝蓋不棄為其埋狗夫馬
以代勞狗以守禦其為功也微其為物也賤而有帷蓋
之報况執節死事之臣功非微而事非賤者乎臣伏見
靖康以來迄于建炎使於金人而不返者至數人若陳
過庭若聶昌若司馬朴若滕茂實若崔縱若魏行可皆
執於北荒歿於王事而司馬朴之節尤為可觀劉豫既
廢金人取河南地戎酋撻懶使朴為尚書左丞欲以收
南人之心朴辭以疾堅卧不起撻懶不能奪其後以病
死陳過庭病且死其卒自割其脇取肝為羹以獻冀愈

過庭之疾既死以北俗焚之其卒又曰剔股肉投之於
火者曰此肉與公同焚其感人如此聶昌割河東絳州
人殺之滕茂實將死自為祭文人憐其忠崔縱中風坐
廢三年其將死也以後事屬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見之
去冬臣請於金人尚書省乞挈崔縱魏行可之襯以歸
其宰執憐之朝命下所屬發遣而魏行可之襯有挈之
往中京者乃不果發而崔縱之襯金人差丁夫與致令
臣護之以來臣謹置之臨安府城外妙行寺而臣之隨
行使臣有呂達者本婺州人亦以病死於北界臣愚欲
望聖慈憫死事之臣如陳過庭輩七人其間恐有未經
褒贈者命有司檢舉特推卹典訪崔縱之家許親戚迎

護其襯而官助之葬下以慰忠義之鬼於九泉上以副
陛下不忘臣下之心庶可以激勵天下伏節死難之義
疏奏宰相怒降旨令開具逐人致死因依申尚書省是
時和我既堅朝廷奠枕上下相安大臣方將盡舉中興
文物之盛而公氣槩質直忠義自許初脫異域萬死一
生銳意盡言不暇依違故大忤時宰方國家之不競也
虜跨河而有之獨環京師而不取公上書首言其詐是
後卒如之其見捷懶於昌邑也遇秦丞相問行南歸班
語路隅泣涕相勉詞氣奮烈秦公為之側目有吳儼者
有孫懋者嘗為馬御名屬官御名軍退而儼懋降虜捷懶
使二人從公飲酒以誘之蓋儼頃在宣和間與公同為

太學生時以虜命知萊州妄自矜大爭論輒不遜公叱之而罷自是不復見逆豫之僭號也實虜授立之皆義違天神共憤而公廷折其狂妄之威示之以比肩之分使一時汙染之俗知有大義移書於虜曉以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以啓廢豫之謀非公肯中甲兵足以殄滅之則豫之跳梁跋扈其有既哉當其時握節於虜者幾三十人嘗因朔庭赦宥許使者歸其里諸公懲久繫語不以素或微幸稍南則占籍淮北惟公以實告且甘心流離不為勢利屈卧起一節忘其凍餒亦猶齧雪餐糞幸而不死其後益徙而北稍、自便始有哀王孫者故謝樞密王公倫惠綿衾之詩曰蘇檀久絕寢衣想姜被忽

分挾纊春至訓導童蒙資其束脯困厄如是而志不奪其後十餘年間一時南冠者或死或留所餘無幾而公亦自分編於左衽身膏胡沙不復歸矣其於懷闕思親之外處之怡然紬繹書史賦詩作文比歸藁帙至多類與時不合且擊誣告羅織之禍悉焚之殆無孑遺公之操心慮患如此卒以免吁可哀哉自靖康以來仗節死義之士固多或沒於異域者將無以自見公歸首以司馬公等數人為言歸崔公之喪且請加卹典雖一時忤大臣意而數公之節義凜凜乎標於青史使後世知聖代之多忠臣公之力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三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三

起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丙戌盡其日

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丙戌尚書右僕射万俟卨上皇太后回鑾事實

皇太后回鑾事實序曰臣聞聖人之理天下也必以至德要道為先唯其體純孝之性於自然謹欽受之誠而不匱烝、翼、造次靡違則上可以格於神明下可以刑于海寓天之丕應也如形聲之相隨事有至難也若符契之必合瑞慶大來光映史冊矣恭惟皇帝陛下御名姚虞之盡善盡美適湯后之克寬克仁爰自即位以來

三才九思錄 卷之三
慨念慈闈更有封疆之阻未明而興當食以歡履至尊
之祚有萬乘之貴而未嘗一日以為歡也大謀長筭時
出宸慮講信修睦斷以不疑不憚謙辭厚幣之勞以冀
承顏問膳之樂聘使交馳閱十六載矣至於恭上冊寶
以伸南陔之思宏建殿宇以崇長樂之至自惟鑿輿器
用之屬與左右供俸之人前期趨辨罔不畢具然後申
遣信臣益加勤請天啓鄰國之意悉如聖心駸馭旋歸
丕受四海九州之養閱休茂烈焜耀今古載籍所傳未
之有也繫聖孝之至格于神明上帝溥臨默垂孚佑克
濟登茲於皇懿哉顧念太史之官以論譔為職國有大
慶所當備善矧嘗下明詔俾之緒彙而因仍積歲曠弗

置負紬繹之功蔑焉莫著臣屬奉訓言典司事領遂與
脩撰臣允中等博求本末趨就編纂累月之間條章粗
立凡宣諭大臣之聖語明和好之遠圖肇正鴻名導迎
翟輅典章之盛容衛之美褒榮之及三世顯寵之被一
門歲時用度之凡目姻族資蔭之等差下逮參裁禮制
之官服勞閨閣之吏增秩受賜各以類陳而前後臣僚
揄揚抃蹈之辭亦無不具載起自建炎丁未迎請之初
訖於紹興壬戌還御慈寧之始以年月次之分為十冊
稽探事實略已詳盡輒諏日拜章塵于御府昔鄭國城
穎之詩固非全美而唐室元和之頌或有飾詞比之聖
朝誠不可並世而語唯是張官置局徒費廩食而潤色

三朝正史卷之三
非工不可以仰副隆指進退慙惕若無所容然竊謂慈
寧上壽及此良月宗社保磐石之安陛下擁如川之福
怡色愉声奉承太母冬温夏靖彌億萬年喜氣溢于九
重歡謠洽于四表則是書之推本陛下孝治之孚以迪
今日之懿自我作古胎之方來甚盛德之舉不其偉歟
臣等區區草木之微得託名篇秩附天地以不朽實千
載一時之榮遇惟陛下矜其淺陋而賜採擇焉臣不勝
幸甚紹興二十六年冬十月十八日左宣奉大夫守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實錄院詳定一
司敕令湯武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七百
戶臣万俟卨謹序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上即位于南京實宣和皇后從狩
之年也聖心懷思遣使不絕於道至紹興之六年凡十
載間無慮數十輩自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何蘓還安問
踵至三月九日車駕駕幸建康十一日行宮內殿進呈
吏部尚書孫近等奏奉旨講究宣和皇后合行推崇典
禮宣和皇后尊號曰皇太后詔曰推立愛之道蓋本於
事親昭欽養之誠莫先於隆禮愛正母儀之位以刑孝
治之風宣和皇后靜順承天柔明育德夙擁慶美是生
眇冲陰教表乎六宮美化行乎四海閔予小子逢此日
罹迺骨肉之至親偕父兄而時邁十年地阻懷陟岵凱
風之思萬里使還奉上皇寧德之諱興言痛慘增暮劬

三朝北日錄 卷之三十三
勞顧家難以何堪唯母慈之是恃念從狩襄城之野遠播徽音將迎還長樂之宮永依善訓屬當在疚亟議推崇日用三牲期致天下之養母臨万寓宜極域中之尊延望慈闈恭加宣和皇后宜尊為皇太后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冊寶應合行典禮令礼官討論以聞王倫等還越四日有旨復以倫為徽猷閣學士借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再使高公繪以左武大夫借拱衛大夫忠州禦使副之紹興八年正月十四日臣鼎彝奏曰士大夫多言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不便議論謂朝廷失此機會乞召請大將更問以此事上曰不須恤此日事勢須當議和兩宮與皇太后皆未還若不與和

則無可還之理尚書省言大金軍前差福州管内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制置都總管烏陵思謀中散大夫太常少卿騎都尉石慶充前未奉使詔吏部員外郎范同借太常少卿充接伴使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借吉州團練使副之吏部侍郎魏玗充館伴使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使藍公佐借慶遠軍承宣使副之二十五日三省進呈虜使將入界差官接伴館伴上曰館待之礼宜稍優厚若事有高量早遂伏兵免使赤子肝膽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詔太常少卿吳表臣借左中大夫吏部郎中充館伴使王倫往來就館議事接伴使范同等申虜使已到

常州上曰太后春秋已高朕辰夕思念欲早相見所以
不憚屈已冀和議之成者為此樞密使秦檜曰陛下不
憚屈已講和夷狄此為人君之孝也羣臣見人主卑屈
懷不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之用心兩得之矣上
曰雖然如此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
臣鼎曰假使虜人與我河南之地亦須嚴備江南參知
政事劉大中曰和與戰自不相妨若專事和好而忘戰
守則墮虜計中矣後殿引見大金人使烏陵思謀石慶
等充上首令王倫傳諭思謀等問太后淵聖聖體安畢
良久思謀奏云三十年舊人別無孝順只望和議早成
上令王倫引思謀慶令稍近前去御座咫尺復令諭思

謀曰既是舊人望留意以王倫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仍賜同進士出身充迎請使藍公佐為宣州
觀察使借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副使上曰行在
所便當營建宮殿以俟太后之還宰臣等進表上皇太
后宮殿名臣檜等言德之大者必盡方物之報以彌其
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親天祚文武之隆
世基姪姒之聖仰模太紫前考異宮宜昭揭於鴻名以
答揚於流澤竊以東朝置衛遠存長樂之宏規中禁承
顏近著寶慈之茂實皆以體皇居於宸妙據壯勢於坤
靈廣一人欽愛之風極萬世尊榮之奉載新令典久屬
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達孝通於神明要道刑于海宇恢

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仰慕小心躬蹈帝王高世
之行人與能而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惟履武之祥實
啓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於母儀成路寢
之安示日嚴於子道臣等率籲衆志懇請一詞敢稽合
於前聞願崇施於遠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冊以增華
輦道中通朝夕燕兩宮之樂佩環入覲時節奉萬年之
觴永垂裕於無彊益儲休於有羨伏請建皇太后宮殿
以慈寧為名謹奉表以聞禮部太常寺言奉上皇太后
冊寶冊文曰嗣皇帝臣廟諱謹稽首拜言曰臣聞自昔
受命而帝者基德發祥必推本其所自出瑞一生商履
武造周聲之推頌薦之郊廟以章神物錫符之休以開

萬業拓統之慶於皇盛炳其不可誣已天祚聖母系隆
我家誕毓菲冲嗣守大器永惟劬躬詒翼委祉于我一
人俾克祇德御以奉宗廟輯寧四方用宏濟于艱難澤
厚流光與覆載並得將竭四海之奉美萬物之報無足
稱者粵若稽盛節尊鴻名參天二地以崇施罔極率籲
衆志訢合一詞懇々愷々不勝大願謹遣大傅秦掄奉
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柔閑淵懿休
備坤順清淨淡泊用合道冲自天生德而保阿之訓不
勤動容中禮而珮珩之則可度佑我文考假于有家有
葛覃恭儉之風有卷耳憂勤之志章明陰教叶內治之
助峻避私恩抑外家之寵至於德隆行尊淑聞濟發九

三朝大典卷之三十三
六
嬪帥之六宮化之天下誦之上帝臨之有赫厥靈集大
命于眇躬予末小子懼德弗類無以答揚閔休惟順天
經叙民彝通神明美教化實本於孝夙夜業之盡欽受
以事親期於上下明察合三才之義中外和平得萬國
之歡蓋庶幾焉嗚呼禮莫嚴於報本唯聖人為能官備
而事時孝莫大於尊親唯天子為能以天下養予小子
非曰能之惟我聖母莫盛之禮惟稱秩叙膺受典冊尊
迎休命還御慈寧母儀家邦於萬斯年受福彊博厚持
載燕及羣生予小子其永有依賴宰臣賀表曰稽考典
章備嚴冊寶望祥雲而遠想曷伸欽受之誠御蘭殿以
親臨幸展推崇之禮慶事躬行於禁掖驩聲自洽於寰

區臣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太后殿下輔佐宸
闈訓齊壺則告旁夙占於日照真人果應於虹沅屬值
艱難久睽溫靖度龍沙而脩聘迎鸞總以言還鴻名推
講於前期物采畢陳於今日組璣珮玉螭劍範金披縹
籍之英華疊篆章而精密東朝端受增重坤儀彤管用
光久符基化惟慈顏之悅豫知聖孝之昭乎臣等仰贊
中興榮觀盛且彌文具舉已議禮於曲臺列辟交欣願
趨朝於長樂謹奉表稱賀以聞詔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何鑄充大金報謝使曹勛以密州觀察使副之
召勛至內殿委以祈請事宜宣諭曰汝若見虜主第云
父母眷屬久蒙安存恩德所及至深至尊然歷時已久

霜露之感在人子何以安處亡者未有葬藏之期存者
已過桑榆之景兄弟聚族所存無幾今苟基緒居人上
每歲時節風雨晴晦常比首流涕若於此時蒙大國垂
憐使父兄子母如初則此皆知所自傳之子孫千萬世
不忘豈不美哉若只令居上國一老倍人爾在本國則
所繫甚重爾以此意盡言之當有相應至是何請抵金
國虜主見於春水開先殿勛具陳上所宣諭及祈請之
辭虜主惻然是晚耶律昭文揚仲脩到館傳詔云早來
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令出回書相示有還太母之詔
尚書省奏大金已差副使扈送皇太后一行前來召魏
良臣充接伴使蓋公佐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奉迎皇太

后還宮實為大慶合拜表稱賀曰伏以瞻望慈闈喜言

旋於北道肅迎彩仗獲就養於東朝廟諱誠歡誠抃頓

首頓首恭惟皇太后殿下位尊母儀德隆坤載六醜在

御將承長樂之顏四海均驩永被思齊之化謹遣左中

大夫參知政事同提舉詳定一司教令奉迎扈從禮儀

使王次翁捧表迎以聞詔令今月二十一日詣臨平鎮

奉迎車駕至臨平鎮奉迎皇太后皇帝入幄朝見宰臣

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上初見慈容情深感極淚濕龍

綃軍衛驩呼聲震天地父老童稚携持夾道擁觀以手

加額咸歎曰不圖復見聖神母子之重驩如此也二十

三日車駕還自臨平鎮皇太后還慈寧殿宰臣文武百

官表曰萬里回鑾慶母儀之正位九重視膳知子道之
攸行運屬昌辰光超往謀臣等誠惟誠懼頓首恭惟皇
太后殿下篤生上聖克濟多艱惟事有至難在小人而
則恐然誠無不動宜上帝之是依爰俾壽康婦安福祉
用溥擊鮮而醴酒蓋將含飴以弄孫臣等略繆佐王孝
資錫類昔望殊方之信遙阻山河今趨長樂之朝喜傳
鐘鼓今奉表稱賀以聞又表曰東朝旋軫式諧萬國之
懽惟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光纘丕圖再恢中
寓神武蓋本不殺天下無以解憂良由聖德之孚生致
天心之悟眷茲來復固異鄭伯之如初曾是艱難遠陋

唐宗之不見大欲既得衆美具歸臣等幸際昌朝繆聯
榮序早知薄后之長者實與漢家顏繫文母之徽音更
迨周歷謹奉表稱賀以聞臣僚上言竊惟皇太后北征
淹留沙漠者十有六年尚賴陛下聖明虚心屈已上天
悔禍和好克成歸我太后此誠國家莫大之慶社稷無
疆之福乞令詞臣作為歌詩勒之金石奏之郊廟揚厲
無前之偉續垂之無窮獻皇太后回鑾賦頌千餘人內
文理可采者幾四百人詔推恩有差而大理正吳鼎頌
為之冠其辭曰皇帝殘祚十有六載歲在壬戌金人遣
使皇太后以歸仲秋丙寅龍輿及疆越戊辰事聞于上
乃備法駕嚴仗衛奉迎于東朝宸心喜極見諸天表戴

髮含齒之流踴躍拊蹈罔不交賀和氣歡聲洋溢蒼旻
嬪嬙賀于宮宰衡庶尹賀于朝商賈工技賀于肆黃童
白叟賀于野咸以手加額曰於戲盛哉開闢以來所未
有也仰惟太母北征歷時滋久遐瞻沙漠如隔霄漢一
旦敵人悔禍寅奉以還吾皇帝得以周全左右侍膳長
樂奉千歲之觴盡天下之養俾虞舜之孝思獲周文之
問安獲闕字奉承宗廟社稷萬世無休一人兆姓非莫
大之慶也臣仰觀主上握乾符恢皇綱遭時中微有如
綿快宸心祇懼克肖天德仁蘇羣黎風清六合迎親之
思不忘宵旰然而晝夜思慮幾年于茲孝悌之至通於
神明格天以道動敵以誠曰戰曰和隨機而應先加以

威幾破敵人之膽終守以信潛消敵人之詐雖明魏絳
和我之利然其來侵也必摧其鋒深鄙漢王無親之言
故其尋盟也必從其請此無他孝足以格穹昊誠足以
動夷虜聖心先定惟斷以成用是龍馭南歸歡動宮掖
瑞慶大來殊尤卓絕臣竊謂隆古帝王有盛德事必見
于歌詩下至有唐肅宗清姦臣且有元結之頌憲宗平
淮且有柳宗元之雅使一時豐功偉績照映萬世赫如
前日事以今大慶較諸重輕固已萬々疇昔其可無文
字以述盛美乎一介妄庸固不能髣髴日月末光然覩
慶事寧敢緘默謹洗心滌慮為之頌曰於皇睿明運符
中興綿宇肅清乾夷坤寧孝思兢々交三聖靈惟我文

母遠征朔土蒼旻眷顧顯持陰護爰居爰處儲祥降祉
睿明紹休匪豫匪遊人謀鬼謀迎親是求夜靡安席晝
靡安味宸心竊至惟迎親是議皇帝曰咨命爾輔臣朕
有大計儲思唯親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願破
羣異皇穹隆赫鑒茲至德風行萬國聳動蠻貊誕揚天
聲四征弗廷敵人震驚稽顙尋盟遣使旁午願旋鑾輅
稽攷曠古目未曾覩帝曰休哉大慶鼎來喧傳九垓疾
如驚雷迺嚴法駕迺飾次舍千輿萬馬出疆以迓文母
在遠雷剝日舒六龍駕輦陟嶽嵩呼濟彼洪流天吳翬
舟微波聿收瑞氣橫秋文母遄歸千官儀、歡聲載馳
霆震風飛鑿車至止幅員咸喜丕昭盛美實天所啓有

漢高祖安忍無親興言分羨實忝前聞有唐德宗求之
靡獲莫享天心實有慚德惟我皇王聖孝絕倫念茲在
茲虞舜周文躋哉鴻休卓殊綽尤二聖重歡壽與天侔
慶飛于天恩淪于淵二聖重歡億萬斯年究觀古昔發
揮偉績有頌有詩以詔無極睠茲日月寧容圖繪小臣
獻頌樂府是配上深喜之詔進官一等制曰朕惟王道
隆而頌聲作蓋將告諸神明而無媿豈徒中外相應以
義理之文而為觀美哉漢宣雖興協律之事至王褒侈
辭亦莫敢當也其賢於武帝遠矣比者東朝旋軫爾援
大喜而獻烏材藻甚巨麗然朕取漢宣則虛美薰心固
在所畏特喜爾能得思齊推本進一官勉行所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三
（此處為多行淡化的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四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四

起紹興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丁酉盡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十九日丁酉張浚永州居住

張浚行狀曰公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八月行至
荆南會以星變上降詔求直言公慮虜數年間勢必啓
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蕩然莫為之備沈
該万俟卨據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顧在苦塊
經歷險阻死亡無日不得為上終言之懷不自安乃復
奏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今至憂迫身涉險萬里常恐
一旦死填溝壑終無以仰報陛下萬一思以展盡所懷

三朝五世錄 卷之四
瞑目無憾臣嘗病世儒牽於和戰異同之說而不知實
為一事或者竊儒為姦不知經史之心切々然利祿是
圖而有以期惑陛下之聰明也又其甚則大姦大惡挾
虜懷貳以自封植其家鼓衆曲說愚弄天下敢畢陳之
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
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
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泰之
九二爻曰包荒用憑河泰萃之世聖人謹於武備如此
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况時方艱難而可
忽略不省啓大禍于後反謂是為得哉若夫一時之和
則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矣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周

大王避狄矣築室于岐未幾謀以却敵詩曰乃立冢土
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卒伐之詩曰昆夷駘矣唯其
喙矣越勾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滅吳越語曰越十
年生聚十年教養彼昏翕之乎始而張之乎終汲々德
政脩立而以生利為心未嘗持利為安自樂其身而已
也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割洪溝以西為漢
東為楚良平進言今楚兵罷食盡釋而弗擊是養虎自
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匈奴和曾無間
歲之寧漢文全有天下謂可和以息民方是時百姓猶
不免侵凌之苦至武帝始大征伐之其後單于來朝漢
二百年用以無事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

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係其首海內始安烏
茲豈非以和為權而亦得之哉若夫石晉之有天下則
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
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
而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考其君臣所為名實不孚
于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謬戾權移
於下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之臣往往昏
于酒色厚于賦歛果于誅戮以害于百姓朝廷莫知所
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略無實事維翰所陳
殆為空言始歆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
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頻來陵侮日甚一日後嗣不

勝其忽始用景運廣之議僥倖以戰不知其荒淫怠傲
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
已匱迨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
其勢強其國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
夫為之發天北向者至今為天嗤笑言君臣委靡不振
服後夷狄者必曰石晉云爾仰惟陛下聰明聖智孝心
純一即位以來任用實才虜人聞風而畏之於是有議
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為重且幸徽廟梓宮之亟還和之
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肆意利歆乃歆剪除忠
良以聽命於虜而陰蓄其和心方國家閑暇之時怠傲
是圖德政俱廢而專於異己之志意果安在哉夫虜日

父所願歆者歆我之忠良淪沒耳歆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歆我之將士解體不復振作氣耳歆我之懷於宴安以甘於醜毒耳前日用事者一切徇其所歆甚而畢為之不幾乎與虜為地歟身死之日天下舉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忠於君而天人背逆惡之如此且彼曾不思虜之於我其愛之而和乎其有餘力而肯和乎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圖之於後而和乎臣謂虜有大讐大怨不可復合譬若一葉之分今日之和必其首師携離人心睽異姑為此舉以息目前而圖回江淮以去除後患之心其中未嘗一日忘也惜夫前日用事者獨歆為身

謀為子孫謀而不知為陛下謀不知為天下國家謀生失事機二十餘年誤陛下社稷大事有識之士誰不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脩形勢不立而專歆責成受命於虜適足以招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魯仲連所彼將有所予奪梁王安得晏然乎而甚可痛惜者也敵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之心何自而服敵國之難何自而成遲以歲月百姓離心將自喪氣國亦危亡而已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漢唐四君之事以保圖社稷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

養已絕含哀忍死其忘無日徒能為陛下言之臣又伏
思祖宗之德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所三
代盛時有不能及恭惟陛下稟乾剛之資輔以緝熙之
學何治而不致願陛下強其志氣御名其聰明在躬如
太虛然惟是之從以選賢才以脩德政以上基業天下
幸甚上付前奏三省宰執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
大恐以為虜初未有釁歲時通問不啻如膠漆而公所
奏無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為狂臺諫湯鵬舉凌
哲聞之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方有旨復令
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遺史曰初張浚責永州居住
秦檜既死已放令逐便居住矣至是浚進書乞勿信沈

該万俟卨二相宜脩武備或謂浚無此書儉人為撰而
進之又或以為金人令姦細作浚進書雖不可明然該
萬大怒湯鵬舉迎合二相意乃上言謹按前特進觀文
殿大學士張俊輒敢胥動浮言恣為妄發取腐儒無用
之常談沮今日已定之信誓豈復能為國家長慮却顧
哉徒以去國有言居閑日以朝夕之所希望者唯幾復
用爾殊不思紹興初年宣撫于外飛揚跋扈歷五春秋
信任匪人殺戮名將輕失五路坐困四川江淮軍民咸
被其擾耗公帑而市私恩縱狂言而無良策已試之効
如此尚可言勇哉議者謂前此權臣曾被其薦故雖荐
致人言姑寬近地而已今浚身在草土名孽罪籍邀譽

兩論邊事不恭而違詔旨豈知所謂以道佐人主者邪
又況居憂者當以純孝存心為臣者當以恭順承詔而
浚以殺戮為事是不孝也以悖逆為意是不忠也乞量
寘典刑屏之遠方又言前宰臣張浚學術迂踈智識淺
短剛果自任輕肆無謀器小任大自取敗失屢矣去冬
陛下施曠蕩之恩還浚賤所復其舊職付以帥閫所以
遇浚厚矣浚既銜憂去職理當闔門自省乃復唱為異
議以動搖國是不惟安危之計獨徇徇偏私之見獲罪天
下公議所不貸也浚初領兵于陝右妄行誅戮而五路
至於陷失暨居宰席措置乖方淮西一軍旋致潰叛天
下莫不寃之浚無所施為動必顛躋曾不逾省過愆猶

肆大言欺愚惑衆冀於再用殊可駭笑況浚近得旨揮
歸葬於蜀儻堅異議以唱率遠方之人慮或生患又言
訪聞浚之議論每及時政憑愚護短專務立異求售前
日之臆說以俾將來之復用臣恐遠方遐徼民聽易惑
別生事端有旨張浚令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

葛立方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梁份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人以李成知中山府孔彥舟知西京改元正隆元年二

十七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二十五日癸巳劉章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李邦傑
副之孫道夫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鄭朋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二十八年正月車駕在臨安府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金人在館、伴副使石清因酒與使客從人有語特與外任日下出門

十月沈介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宋直溫副之黃中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李鼎夏副之

金人遣使賀正旦

二十九年同知樞密院葉義問使奉金國回

葉義問奉使金國回頗知金人有渝盟意殿中侍御史江澈奏陳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

而倉卒靖康之變可為龜鑑今諸將自知好以來各擁重兵高爵厚祿坐致寵榮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懾其心作其氣戰士以伎藝回易專於雜役而又有老弱疾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且有以蒐閱之使有闕心而樂為用文武職事平居常患其多差除不行臨事要人則嘆其無有當預選實才不宜泥資格觀閱閱緩急非有益也

五月二十一日乙酉復置江州都統制

乙酉降旨江州舊屯軍馬近因移戍無以彈壓盜賊可置都統制一員殿前司通見屯駐人共撥三千人步軍司撥三千人馬軍司二千人令所差官更招募二千人

合用錢糧令戶部科撥付湖廣總領所仰荆南府差官
應副營寨委江西漕李若川措置

十二月續感知荆南府

劉錡改除鎮江府駐劄都統制即以續感知荆南府感
十二月庚午視事首論荆南當創置一軍即具劄子與
宰相曰感竊謂今國家之勢實在吳蜀而荆南居吳蜀
之中最為重地前世六朝之成敗興衰載於方冊者亦
可見矣通者北虜列屯近塞哆然有建都雍汴之舉疆
場詢々靡然搖動幸其事蹇輟邊人稍安而議者但知
聚兵於東南而不知留意於西北使虜人異時萬一遂
徙雍汴則其勢不得不西資巴蜀之饒以為用而南窺

江浙之漕以為食也今警蹕臨安則荆南者實江浙之
右臂而巴蜀之咽喉也自中興以三十餘年矣視荆南
之重如羈縻州郡故北虜有移都之謀若不汲々然長
慮而早圖之良可寒心也北聞朝廷經理荆州誠中機
會少強人意其如兵備單寡形勢削弱未有隱然不拔
之固也曷若分鄂渚戍兵之半為荆南久駐之基而潛
消北虜雍汴之謀乎夫和戎狄誠國家之福也聖人屈
已同仁推赤心置人腹中其所以堅盟而守信者尤在
於備豫而自治爾昔藝祖創業夷門其征伐開拓必先
取荆湖巴蜀而後始及江左孰謂今日荆南實鞏王室
曾可易而為之哉或謂鄂渚之兵控制淮南橫袤千里

不可分是不然也設使荆南有警自鄂渚援之則沂流而上殊難為功使淮南有警自荆南援之則順流而下殊易為力今分兵於荆則吳蜀萬里首尾俱應國勢自振然後屯田積穀閉關息民寬徭薄賦謀信脩睦而措祖宗杜於磐石之固矣自後荆南置都統制別創一軍蓋感啓之也又以劄子與吳璘且持重待敵劄子曰某書生不曉兵事偶緣汪閣學士至朝廷俾之暫攝制閫所恃者宣撫招討少師相公秉鉞專征全蜀生齒倚若長城如謀無似獲竊尸素而又得以職事相聞伏蒙累示守邊良莛顧深歎服忽又領此月初二日閏牒金賊侵疆百有餘里焚劫閩輔歆令三路蹂踐四川窺伺川

口相公躬提大兵捍禦想賊素懾威名固已膽破鼠奔矣然某有少管見輒敢漫為鈞座言之庶愚者之慮或有一得耳蓋自符離德順退師雖為小陋而賊所傷斃亦自不少朝廷兼受南北姑歆休兵息民遂捨唐鄧海泗之地以與之惟賊素無信義一旦拱手得地氣驕志得有輕我心况彼嘗虜獲吾民其中偷生負國之徒必有以吾之虛實利害而尊之者故復起貪恠之心蚕食未已某愚意以謂賊誠無能為也自去秋以來張大聲勢下令傳檄曰某日取泗以某日過淮以某日侵均襄以某日犯金高直歆恐脅朝廷冀以必從其歆爾今賊自秦川鳩集簽軍鳴鼓大唱殺虜人民焚燒屋廬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四
天水長道睥睨階成西和以搖興洋此真賊爾豈謀國
長慮至計哉某謂相公宜提重兵持重待敵據險守要
藏鋒伺隙密遣間探明遠斥候無分兵以自弱常處於
以一擊十之地若賊勢重即將階成西和一帶蓄積輜
重老弱牛羊稍遷近裏而以輕兵邀絕精道若賊猖狂
敢犯吾之堅可以必勝若賊力窮氣竭而走則吾可以
躡蹤而襲之此萬全之策也昔趙奢號為名將方其與
敵戰也有一卒曰得山者勝奢遽從之遂以成功其不
肖誠敢自比於此不識鈞座能採之否某以為執事之
休戚係四川之安危用敢不避僭率冒昧言之伏冀重
察喋々皇恐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五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五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丁亥夜雪有雷

丁亥夜風雷雨雪一夕交作是春太寒雨雪異常人情
疑異侍御史汪澈奏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
大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反之
間而二異皆見此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爭刺
無尾大之勢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天心仁愛
陛下故以此示警欲陛下思患而豫防之願陛下飭大
臣常謹邊備尋有旨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

三才圖會 卷二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防守盜賊之宜澈復備陳災異之由因言十二事如置
使上流以總軍務益李寶兵以備海道擇置沿江帥守
收拾兩淮人民等皆其急務

校書郎王十朋劄子乞用人望

臣一介小官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受君憂國出於
天性常懷葵不恤綿之心竊聞道路洵咸謂虜情不
可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
帷幄之臣必有料敵決勝之策臣不得而知然議者以
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間稍息則恬然便以為
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
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且怠矣自建炎至今虜情未

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首斃一首出其勢愈熾曷為中
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先有備敵雖強而
不足畏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備
為畏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以謂禦戎
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於人望蓋知人之術
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能薦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
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
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石遂成破敵
之計國家開寶之間西夏叛命仁宗皇帝以經略安撫
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
范西賊破膽之謹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

彥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仁宗皇帝曰古之用人或以
亭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能服人
如此今若內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
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者
今反投閑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為郡以泯沒其身內
為讒邪之所媚疾外為蠻夷之所切笑天下輿情憤悶
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
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
之計陛下縱未有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自當一
面為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
事尤為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於外西方用兵仁宗始

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
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當以夷簡為法相
與任用天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之計天下幸甚社稷
幸甚乃以為舊宰執侍從之臣名節素著或守遠藩或
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
名風采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注畫必有大過人者將有
驍勇善戰稱者亦宜所置於荆襄江淮用以為爪牙藩
屏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
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國有人
為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校書郎馮方劄子論措置之策

臣聞道路之言以為虜人將有敗盟之意臣竊謂議論定然後可以言措置措置定然後可以言成敗何謂議論定然後可以言措置今之議者不知以和為可保與欲和者在我制和者在彼、初無禮義也呼則過來否則且已自敗推場以後日急一日廣有調發別無邀求不可窺測若曰添歲幣則彼之互市之所入歲以鉅萬計略不顧惜議者猶欲以趙元昊待之謂絕歲幣可以使之坐困添歲幣可以使之弭伏亦已踈矣若曰遣泛使則將命往來不過謹守常議而已互相提防例不敢分付出一語雖百輩何益况吾之國勢未振使人無不挾借雖有富弼者決不能與虜酋交口辨事也若曰吾

奉事之唯謹彼將有所不忍則史冊所載小國之事強國其謹亦多矣齊王事楚襄王事秦非不謹也秦豈以謹故不加兵哉臣愚反復熟論以為虜人之必來如盛夏之必熟但來必在三伏之日也昔魏遣于謹伐梁是時元帝方與羣臣講老子或曰魏兵且至丁卯罷講或曰魏不來庚午復講而江陵受圍搏手無策急召王僧辯於建康王琳於湖州未至而城已墟矣初朱買臣在園中按劔進曰唯斬宗慄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臣嘗讀其書而悲之今日之事議論貴乎一定措置欲其萬全宵衣旰食與腹心大臣日夜謀所以立國之道使不至仰人求活和則彼此安靜來

則有以待之勿以今日之報急而焦勞明日之報緩而
閑暇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未聞以千里畏
人者也又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
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何謂措置定然後可以
言成敗臣不知兩淮已有備否議者皆曰結民社矣夫
民社者保聚可也應援可也輜重可也獨不可迎敵耳
建炎三年冬虜人再犯淮甸是時兵民無慮十五萬虜
兵讒萬人來去自若如入無人之境責之迎敵必如陝
西之弓箭手而後可也臣欲乞以見耕之田蠲其賦役
率為畝二百而出一兵不可則三百又不可則四百足
以招之而止未耕之田又加優焉大抵使為兵者常逸

為民者常勞磨以歲月可使有勇州縣所蠲一錢朝廷
與之一錢不過捐十萬民得萬兵矣縣官養萬兵歲不
下百萬也雖然官庫不振則兵民不能自立不知兩淮
已有兵否建炎二年二月二日虜人渡淮明日次揚子
橋若復乘虛一日一夜長驅臨江則江南人心搖動矣
朝廷近以武臣典郡然所遣皆無兵馬雖韓彭何益臣
愚乞以營田為名擇見管軍統制官之循良者全軍出
守因而耕作而入其租增置通判以蒞民事然後命宿
將中為民屬望可以附衆可以威敵者使兩淮營田如
此則形勢強藩籬固欲守則守欲戰則戰敗則可以削
走則可以誅矣臣無任昧死納忠之至

湘山樵夫紹興正論

張浚和議之初浚即移書執政力責其非屢上劄子力伸前議言愈切言章謫連州久之移永州

趙鼎生和議不合罷相後謫吉陽軍薨于貶所胡銓和議之初銓上言乞斬秦檜孫近王倫除名編管新州

胡寅任起居舍人上疏力言金虜不可議和生言章謫新州

連南夫知泉州上表賀大金許割河南其略云不信亦信其然亦然又云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言章落職放罷

張戒入文字論秦檜十事救胡銓等罷常同緣不附和

議久不得差遣以死

呂本中坐不附和議言章罷中書舍人

張致遠坐不附和議罷給事中

魏矰任吏部侍郎差館伴虜使矰入文字云時任御史

曰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招矰至堂中問其

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矰具陳虜情難保云公以智料敵

檜以誠待敵矰云是則是相公以誠待敵但恐敵人不

以誠待相公

張絢坐不肯議虜使朝見禮儀補外

曾開坐不附和議罷禮部侍郎

李彌遜坐不附和議罷戶部侍郎

晏御名復任吏部侍郎疏論和議最為剴切罷尚書出知衢州

王庶專主用兵之議罷樞密副使

毛叔度臨安府司戶參軍專論虜使難測和議不可保

對移嘉州司戶

范如圭以書責秦相主和議罷校書

汪應辰上書論和議罷正字

許忻以不附和議降兩官

方廷實坐不附和議遷宗正少卿

韓訓任澧州推官上萬言書論和議編管循州

陳鼎上萬言書云虜人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也使虜

盟未敗即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者願乘此敗盟之際

早為自治之策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馮時行論和議引及分羨之事罷

李光附會和議除參知政事庚申虜人敗盟復奪河南

之地罷參知政事

洪皓乞不發南歸之人言章出知饒州

沈長卿坐上賀李光啓曰措紳競守和親甘出委欽之

下策夷狄難以信結孰虞吐蕃之劫盟與其竭四海奉

豺狼之歡何至屈萬乘而下穹廬之拜除名編管化州

張燾坐率侍從論和議補外

陳康伯任吏部侍郎接伴虜使設香案望拜亦令康伯

拜康伯辭以不得旨不敢拜言章罷

陳括任大理寺丞王倫使金國辟括為副括堂白云朝廷多事欲遣某使金國臣子之義豈敢固辭若朝廷遣臺省諸公某願為之副如欲令某副王倫之行則某必不敢奉命也罷謫浙東酒稅

陳剛中任寺丞以賀胡銓之謫其略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廷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送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六

炎興下帙二百二十六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其月

工部侍郎沈介上封事論備敵之策

臣竊惟今日之慮莫若備敵之策為急臣敢首言其失而條其所以備之之策臣聞天下之事未有不失於恃而敗於忽者也心之所安謂可以久而不慮其有患忽因於恃者也恃安則忘其危恃無患則忘其備而忽生焉觀事之可從曰未為然也聞人有言曰其過慮也其肯思患而預防哉事至聞而圖之將何及矣朝廷弭兵

和戎二十八年向者敵有可疑之釁天下舉憂之而朝廷失於恃非特天下憂之在廷之官有位之士秉鈞樞執綱憲與夫左右侍從之臣舉皆憂之退朝而族談平居而竊議扼腕忿怒仰屋太息及乎進而有所言則又皆容悅之說而忘其所奮怒太息矣自古強者制弱向敵之與我和也將愛我也抑亦力有所未至耶揆情而言固無愛我之理則亦力有所未至耳迺者規摹舉措日異而月不同陛下觀之豈能晏然而無所為乎哉或者猥曰誓約至堅幣帛至厚可以格姦心退矣昔日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願盟由古然也又况慮大事者不計小利豈歲幣之云乎則又云彼方肆虐民孰為用早

蝗日起兵孰為動亦過矣傳曰吳方無道必弃疾於人猶足患衛已事驗也又况城汴之後就事者不止數十百萬人而謂民不為用兵不敢動豈其善料者哉此臣所以妄論今日之失於恃也臣願陛下勿恃和之可久勿恃兵之不動戒如敵至無忽於備而後可為也願今大患有二一日國論不定二日威令不行二患不去雖備敵將有所不可能何謂國論不定備敵之策不過有三征也和何也守也三者之說歸于一然後敵可備征固力所未能和亦理難必恃亦守而已廟堂之上縉紳之間同乎守之說而臣謂國論未定者盖有守之之說而不見守之之具也邊候之書若有所聞則焦然以為憂

也色動而慮亂旬月之間則又皆欣然忘其憂矣國論如此猶謂定乎且陛下委重而恃力者不過二三大臣朝夕所陳固可見三者之策其定已乎無乃泛然而無所主乎大臣之論如此陛下雖欲有為誰與共之臣願陛下與大臣斷為一定之論必專為守無復異論而復守之具可言也所以為守之具又必一一而講之曰地孰為要可以宿兵將孰為先可使當敵兵謹於陣糧謹於儲將守淮也將守江也越淮而戰斯守淮矣越江而戰斯守江矣雖用兵不可預料然是數說者不可不講也吳蜀備禦之計孰可循南北戰守之形孰可用此論一定斷然勿移旬歲之間守具備矣何謂威令不行聞之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威不立而欲立事雖聖不能也曩者秦擄盜權威福自己宸斷赫然收還權柄然三省樞密院奉行威令者也屬者朝命取劉寶軍二吏以為黃魚祭之用訖不稟承而三省莫敢誰何本兵之臣坐廟堂以選三衙之卒文符既下却而不視顧乃私還之而樞密亦未聞議其罰者萬一當敵欲望号召以為臂指之用詎可得乎臣謂大臣當審己而不當遠嫌大臣遠嫌則小人必乘其間矣臣伏願陛下明諭大臣無多為令無輕議令其有慢令者悉以上聞罰惟必行勿阿貴

而後守之策下邊可
十一守之策下邊可
十一守之策下邊可

如此則朝廷尊矣二患既除而後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御將二曰訓兵三曰先聲以奪敵人之氣四曰

也色動而慮亂旬月之間則又皆欣然忘其憂矣國論如此猶謂定乎且陛下委重而恃力者不過二三大臣朝夕所陳固可見三者之策其定已乎無乃泛然而無所主乎大臣之論如此陛下雖欲有為誰與共之臣願陛下與大臣斷為一定之論必專為守無復異論而復守之具可言也所以為守之具又必一一而講之曰地孰為要可以宿兵將孰為先可使當敵兵謹於陣糧謹於儲將守淮也將守江也越淮而戰斯守淮矣越江而戰斯守江矣雖用兵不可預料然是數說者不可不講也吳蜀備禦之計孰可循南北戰守之形孰可用此論一定斷然勿移旬歲之間守具備矣何謂威令不行聞之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威不立而欲立事雖聖不能也曩者秦檜盜權威福自己宸斷赫然收還權柄然三省樞密院奉行威令者也屬者朝命取劉寶軍二吏以為黃魚挈之用訖不稟承而三省莫敢誰何本兵之臣坐廟堂以選三衙之卒文符既下却而不視顧乃私還之而樞密亦未聞議其罰者萬一當敵欲望号召以為臂指之用詎可得乎臣謂大臣當審已而不當遠嫌大臣遠嫌則小人必乘其間矣臣伏願陛下明諭大臣無多為令無輕議令其有慢令者悉以上聞罰惟必行勿阿貴近如此則朝廷尊矣二患既除而後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御將二曰訓兵三曰先聲以奪敵人之氣四曰

王朝正金 卷之百二十六
棄瑕以用度外之士何謂御將臣聞之善御將莫若高祖以信越英布之倫至固陵而始分之地慮其貴而驕也以淮陰之能已破趙則奪三軍易置其將慮其大而專也令諸將之視信越計功角材豈可同年而語而實齒公台權兵柄至二十年志得氣盈傲視朝廷彼其至此果何道耶不過措軍士之廩以利其羸詭尺籍之數以私其祿爲賈人之行以肥其室家既富矣寶貨珍異叢於前矣於是爲市寵媚竈之術宦官之徒有所謂承受者爲之囊橐以利其貨爲之遊談以久其權曲意以覆其愆巧言以溢其美慮忠良臣進說而間已則內外合辭唱爲一說曰彼之握兵將爲桓溫爾若專權而久

將如祿山之類古豈無其人耶劉向曰教稱燕盍以疑上心逃諱呂霍而不肯言正是類矣士大夫平昔号爲鯁亮者歎息而已未有敢倡言於朝者蓋其陰謀固結卒不可破必勝而後已陛下所宜深察也爲今之策莫若罷其承受之官而黜其珍異之獻自然畏威聽命安敢慢乎或曰結其心於平時所以冀其用迎而折之非策也臣曰不然厚其祿寵其官而臨之以恩所以結其心也非謂縱貴宦之臣以爲囊橐而珍異之獻以悅耳目剝軍廩爲賈人也唐肅宗在靈武勢單力微甚矣李勉劾背闕之將而朝廷以尊况在今日而士大夫罔敢正論諸將豈理也哉臣願陛下斷而行之若曰謀之右

右皆其黨也雖欲行之不可得也何謂訓兵大將聽命然後精擇裨校各分以大兵或滿千小則數百訓練才之能否將不可捨一旦有警守正以當敵小校制奇以立功攷之國史訓兵之事祖宗未嘗不親也其幸後苑幸玉津園幸金明池講武臺幸便坐或曰習出戰也或曰校獵也或曰閱戰士也又徃徃引之內庭親授陣法故能作伍季之哀為大宋之盛陛下以馬上再造中興之功自通和後訓兵之政漸弛而諸將專其任矣諸將士豈有長慮深計國爾忘家者耶運土木以為技巧豈復使之執兵操奇贏以行貨坐市區以謀利豈復使之習戰緩急有用驅不素教之兵付之貪鄙慢令之將其

禍可勝言哉臣願陛下萬機之外雖翰墨之習圖史之玩有益而無損者亦姑置之專以閱武為事在二三大將諭以至意俾各條小校之能給以軍兵量其才而多寡之賦之以藝責以月日而訓諭之軍為校幾校習何藝陛下早朝而退引數校以角藝其精習者厚其予其怠隨者嚴其誅聖心留神而人自勸不過一歲不患不為精卒雖橫行天下可也况守備哉何謂先聲以奪敵人之勢臣伏讀國史澶淵之後虜盟而退常有輕國之心當時大臣據為長策建立北京雖未始遷都而虜挫氣矣迺者敵人驅數百萬之夫為城汴之後穹廬之陟盖將有日傳曰城虎牢以備鄭此敵計也觀其舉措甚

異萬一南下巢吾汴都其距長淮不遠千里胡行如鬼
一二日而至也則又吾安得高枕而卧哉縱彼未動吾
能無慮乎臣謂及其所未徙也為計以奪之氣仁宗建
北京之策可舉行焉建康北距長江古為都邑謂宜亟
下明詔修宮室治百司將為巡幸之舉彼之未徙我不
先動彼之將行我則前邁縱彼恃強能不無疑乎一二
年間我備修矣或曰虜強而恃虛聲促之戰也臣曰不
然傳曰城濮謂為不能師也若我出師必惧而歸理則
然也魏文征孫權責權質子徐盛請為疑城植以葦蕭
建以假樓諸將謂無益而權獨用焉卒之退魏者疑城
也不意而為疑城足以走敵先事而建都邑而曰虛聲

者惑也則又曰都邑之城宮庭之度百司之葺勞民費
財在今胡可臣曰不然陛下儉德冠乎古昔宮室粗補
而已百司苟全而已都邑不必城也增陴而已又曰天
子之都城守弗固可乎臣曰不然傳曰今吳是懼而郢
是城守已卑矣敵方覲然有吞噬之心而吾恃城以為
固豈策也哉敵之未徙越江而前戰有進而無卻也何
謂弃瑕以用度外之士魏無知薦陳平也高祖疑而問
焉無知曰臣所進者才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
孝已之行何益於勝敗之數臣進嘉謀之士願足以利
國家尔卒之出計而成漢業者陳平也國家承平日久
崇尚禮義御名固廉耻士大夫一行之失清論不容一事

之愆終身自隨彬彬濟濟美矣顧於今日之用似未盡也而議論之士狃於素習猶執前說錄微瑕而不顧可用以一青而論人終身用之太狹而責人太過誰與共功名哉臣所謂用者非器用也置得其地而勿遺才尔朝廷之上儒學之官清望之臣自非才行兼全器識兩茂何以膺其選若理財穀也治郡縣也臨邊鄙也校軍旅也如此雖大過猶將用之十步之地必有茂草孰謂今日而無其人乎或朝廷隆禮義以範天下之士猶遠令而弃瑕是誘之為過也且謂罪戾之人亦聞此声群起觀望何以待之臣不然弃瑕而用責其功也非尊寵也才可用而貫其過責其後效直不弃之耳負罪而無

其才者敢幾之乎臣願陛下與大臣議而責以求才與臺諫言而論以使過如此則實才輩出何用而不可哉四策既行而勿奪於群臣勿移於左右將不畏威兵不習戰敵人不惧實才不進尸伏質橫臣實直之雖然圖之不可以不亟之為不可以不力也今而圖之恨其晚耳疾首而為之懼不力尔若曰玩歲愒日以幸目前之利者非臣所願聞也深念祖宗二百年社稷垂業於陛下者望尊安之也東西二百州生灵屬心於陛下者望生全之也所望尊安者今有阽危之憂望生全者今有塗炭之慮憂心醉於群臣危言駭於田里而朝野情狀魯不必聞於旒扆之前陛下聖明魯不思此胡為而至

是哉誠能斥佞賊導諛之說息弛嗜好作自強之志去
素餐之臣則士思赴功名誅謾令之將則人思效智勇
無偷一時之苟安幸敵人之不至戰戰慄慄若疾之附
身社稷之危庶可安乎生民之命庶可續乎然臣尚有
慮焉天下之事未有不成功於斷而毀於疑者非謂斷事
而臨於一時謂其言不可搖不可久變也疑者非謂無
決擇而有所疑謂聞忠言而用之奸人得以計而惑也
謂其見事功之未成久則漸而間也誠能立斷如初斷
之時奔疑如決疑之日則無慮矣孟子曰謂其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趙充國曰明主可爲忠言臣雖至陋亦
豈敢以宣帝事吾君而自處充國之下以背孟子之訓

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七

炎興下帙二百二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其月

和州進士何宋英上書

和州進士何宋英謹齋戒沐浴昧死裁書皇恐頓首拜
獻于皇帝陛下臣聞欲成天下之大業必任天下之忠
臣欲安天下之生靈必從天下之所欲坑戮儒生見秦
邦之鹿逐駕馭英豪致漢室之龍興得士者昌失士者
亡此古今之通論也恭聞我宋太祖皇帝下詔曰朕應
運開基推誠待物顧干戈之漸偃慮華夏之未安渴聽
讜言庶臻治道又曰或聞利害朕當善聽而行無以逆

三朝五世金 卷二十七
鱗鳥懼此太祖皇帝尚賢求諫之意也恭聞太祖皇帝
謂進言曰朕求正言以規己失昔禹拜昌言世稱其美
今朕苟能得言豈惜拜之乎又前有草澤之士書上辭
甚悖慢事涉輕罔朕亦怒而禮遣之此太祖皇帝禮賢
樂諫之德也噫嘻萬世之下聖子神孫苟能守祖宗之
宏規修祖宗之至道則朝廷何患乎不治天下何憂乎
不安頃自秦檜誤國以來姦臣相繼專黨擅權無所不
至鉗天下之口結天下之舌于今幾年矣國家利害人
不得言言之則禍不旋踵大者殛於海隅小者斃於圜
圜以至在朝則以訛言為禁捕在學則以謗訕為屏罰
科舉則以時忌為弃黜遂令天下之忠臣義士撫膺扼

腕相視切齒高舉遠引其心自弃於南山之南北山之
北或佯狂於閭閻或飄蓬於江海或慷慨而悲歌或似
痴而如醉至於鬱鬱而病憤憤而死者多矣臣於是時
進退不能自知無用不免土木其形骸水雲其心志隱
於岩泉之下處豐草長林者三十年矣每採一芝擷一
蕙耕朝雲釣夜月登山臨水瞻望天庭未嘗不謳吟感
戴陛下之盛德洪恩也故嘗仰天而誓曰苟有才謀尺
計可以補於國家而朝達宸庭暮窺嶺表死而無憾豈
意諫書纔至慈父不諱哭聲尚未止口血尚未乾所以
冒刀鋸忘鼎鑊而輒言天下之利害者是臣當死之秋
也臣切謂不入宮門者孝子之常禮不狗末節者忠臣

之大權順常禮則三年之喪不可去從大權則一死之
忠不可辭願陛下恢乾坤之量開日月之明少延微臣
以畢愚衷誠天下之幸也臣切謂今日之勢為陛下可
憂者三可惑者三可寒心者三可痛哭者三繼之以可
勉者三亦可賀者又三何謂可憂者三臣聞居安而慮
危有備則無患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耶為危耶為有
備耶為無備耶若為安則天下封疆為故虜所攘者十
分之九而陛下所守者東南一隅耳臣未知其安也既
知其危豈得恬然高枕尚遲疑而未舉耶若以為有備
則立功之邊臣死矣敢戰之勇士老矣將壇尚未築兵
筭尚未成未知其有備也既知其無備何不毅然早圖

之此臣所以為陛下憂者一也臣聞文武並用長久之
術也切見前日結胡虜之好罷天下之兵誅大將而挫
忠臣之銳竄元戎而銷壯士之心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散而至四方矣今日所以招之而未來引之而未至是
猶傷弓之鳥未能無疑失水之魚未能頓蘇在今日之
良將不可以不早用大兵不可以不早興中原不可以
不早復前耻不可以不早雪苟或良將不能用則中原
不能復則前耻不能雪矣此臣所以為陛下憂之者二
也臣聞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陛下忘陷國之深寃從和
戎之下策屈天子之尊遣皇華之使冒露霜涉開河問
起居賀正朔賂之以重寶待之以至禮千需萬索惟命

是從粵於今年之春修京立師止罷榷場剝却商旅取
奪財賄遂至沿江鄰近之民奔走驚惶幾月未定至今
兩淮之民朝憂夕慮蹙額而相告曰父子未我保鄉土
未我安誠謂今秋冬復奔逃而存亡未可知也嗚呼人
心動搖有如是也國勢危削有如是也將恐姦雄乘隙
禍起蕭牆不可勝言者此臣所為陛下憂之者三也何
謂惑之者三臣聞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
待時今也時已至矣勢已順矣陛下移兵北渡駐蹕淮
南亦良策也然而理有未至者臣切慮之陛下且以防
邊迄兵於淮南則虛張聲勢漏泄天機胡虜見疑必生
詭計與其後時受制於人孰若順時乘勢而先動之為

愈也又况三軍士卒聞舉兵則欣躍爭先萬一逆其心
遏其志則三軍之志又復挫矣胡虜之姦又復縱矣此
臣所以為陛下惑之者一也臣聞聖人以四海為家百
姓為子治則同其樂亂則同其憂陛下自和戎以來偷
安獨樂斯民愁嘆者于今幾年矣及其國勢已迫事体
將危於是費國用造御舟艤於海欲為避寇之計天下
聞之舉皆失笑乃一胡虜猖獗再侵江淞陛下不免乘
大舟入滄海以為可逃其患也設若胡虜發舟前逐且
波濤萬里浩渺無津涯進之不能退之不得當是之時
社稷委弃宗廟丘墟其禍不可勝言此臣所以為陛下
惑之者二也臣聞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故善醫者投

藥於未病之前不善醫者投藥於已病之後嗚呼病已成矣藥何濟焉今日胡虜之病如癰之結日復一日將恐毒勢一潰流血萬里瘡痍四方矣伏觀前歲朝章所報有草萊之士因陳邊事不合時議以竄斥遠方夫為草萊之賤而敢直言則可尚矣而罪亦可赦矣振天威扼謹論復使忠臣義士鉗口結舌天下聞之孰不傷痛此臣所以為陛下惑之者三也何謂寒心者三臣聞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復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陛下今日之視臣如手足乎如土芥乎如犬馬乎臣未暇詳晚姑執一二而陳之伏觀前右相張浚因西北失利蒙

朝廷屏斥遠方憔悴無聊者幾年矣粵於丙子年方沐恩量移差遣意謂一新忠臣補飾前過豈期鶴髮之親遽亡邂逅之章復上朝命一出速於星火逐之再去驚怖冤飛嗚呼四十年之間離鄉閔墳墓扶老携幼委質為臣豈無所望哉不謂入桑榆之景斥瘴烟之鄉泣血植心無所赴懇陛下曾怜之手太尉劉錡以數千之兵當百萬之衆運籌決勝多方益辦初非罪名一旦奪其權職尚困益車未副輿議陛下曾思之乎如趙榮者雖是陷於虜庭而志在我宋持金石之心脫虎狼之口歸于朝廷如投父母返被囚鎖復送虜廷孤忠憤怨屈辱無告陛下曾知之乎如此之類不可勝計遂令天下忠

義之士離心離德者正緣是耳此臣所以為陛下寒心者一也臣聞君子不黨君子亦有黨乎彼有附前日之黨者必守和戎之議也苟非和戎則太母未易歸苟非寢兵則生民未易安乎嗚呼為是說者何不通之甚也殊不知使諸將未罷則胡虜之滅亦久矣中原恢復亦久矣太母回鑾亦久矣柰何自和戎之後淵聖尚未歸中原尚未復財用日耗人心日離諛諂之人熾矣忠義之士去矣中國之勢愈衰矣胡虜之勢愈縱而亡厭矣此臣所以為陛下寒心者二也臣聞京師者諸夏之根本也天子之所居也昔周家所以建都洛邑者以其得天地之中華也項羽所以失關中不能王者以其失天

下之衝要也嗚呼中華衝要之地反不為朝廷居也嘗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夫夷狄之類聖王所不足化而聲教所不足及也今也欺天罔地妄自尊大輒陳穢質而僭以大号敢示猥名而諱於大朝俾中國遺送之物稱之曰貢獻屈中華之民比之以臣妾自曠古來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此臣所以為陛下寒心者三也何謂痛哭者三臣聞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返兵陛下宜念父母兄弟之讐乎當陷賊人之機成傾國之禍虜騎臨而三軍降京城陷而萬民哭我先帝弃而播遷御舟東而渡天愁地怨鬼哭神悲胡沙漠漠而去住何歸塞路茫茫而徘徊

莫進痛念祖宗之業悲思骨肉之親追社稷以傷情悼
生靈而揮涕日復一日憔悴聖顏年復一年消磨睿笑
遂至霞昇雲舉而有終天永久之別嗚呼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至如淵聖皇帝一陷虜廷三十年矣父既
沒母已歸兄弟離散宗廟丘墟伶仃一身羈縻外國春
去秋來而魂消魄黯水遠山遙而心馳魂飛天下聞之
孰不悲咽在陛下手足之愛想亦未忘情然而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將恐歲華荏苒鍾鳴漏盡雖欲痛之其可
及乎此臣之所以為陛下痛哭者一也臣聞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社稷者祖宗之社稷陛下今日所以膺無敵
之貴享無倫之富者皆祖宗之基業陛下曾念祖宗之

艱難乎既曰念之且祖宗之山陵安在哉今陷胡虜之
區矣想夫牛羊躡跡狐兔腥膻神碑斷而秋草哀享殿
焚而暮烟靄鐵閤閉而塵積金鎖壞而埃生青龍潛白
虎伏朱雀暗昧玄武沉縮栢露朝泣松風夜悲嗚呼以
祖宗功德之隆豈期有今日之事乎以聖子神孫寧忍
坐視而不救乎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哭者二也臣聞漢
王都閔中而曰游子悲故鄉是山川里閭故舊未忍忘
也陛下曾念中原之民族故國之宮闈乎自祖宗積德
累功垂二百年仙源慶籍金枝玉葉可謂繁衍盛大當
時拱辰環極聲佩鳴珂近者則百王之宮遠者遂分南
北之宅以至居京畿之內外而宦游於四方者類皆天

府之神人龍宮之仙客也一旦入戎虜之手殺之而死
者半鞭笞而為奴隸者半不其其屈辱而自盡者半奔
之而不知其存者又其半也非獨是耳曾不聞宮娥妃
子乎禁宇開而別居王胡虜驅而出京國關河歲暮風
雪天寒蹂踐珠翠於千軍陟涉沙塵於萬里對黑山青
塚三千粉黛又豈一昭君之悲乎嗚呼三十年間死者
已為孤塞鄉之鬼矣其或存之者望故鄉帝里哀鳴天
地泣度朝昏其誰知之乎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哭者三
也何謂勉之者三臣聞投之機會間不容髮今日之天下
危如累卵陛下端拱以為金城湯池之固曾不知大海
東北萬里如掌設若胡虜肆計別出奇兵多乘船舫隨

其潮勢沿海而上驟若風雨直至錢塘國勢兩逼無際
可逃設或如此為之柰何與其坐視一隅不若權都金
陵壯其國勢况金陵勝槩地稱天險龍蟠虎踞閔居自
然咽喉控帶縈錯盤結在今正為衝要之區也陛下早
推宸斷速任舊人今日天下軍民之所欣慕胡虜之所
畏服者張浚劉錡是也願陛下早復其舊職早委其兵
權統率三軍長驅前進如是則東免海道之不測北無
胡虜之驚憂進之則吉退之則凶若陛下果駐驛金陵
庶得親策將帥俯視犬羊天威不迫事貴速成此臣所
以為陛下勉之者一也臣聞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夫中
原之民游泳太平衣冠禮樂沉潛聖化鑿井耕田謳歌

擊壤含哺而嬉鼓腹而游陶陶遂有生之化初不識干戈兵革之事一旦遭鯨鯢虎狼之恣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爲被髮左衽之民饑寒若後無所告想思念聖朝日夜不忘若大旱之望雲霓今果能乘勢取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矣陛下翠華駐驛東吳幾年于茲矣凡執鞭勒策而備扈從爲爪牙而蒙驅使者以至老將舊兵三軍士卒類皆西北之人襁負而從竭蹶而趨則閔河之信誓必相見也彼亦情之所鍾心非木石豈不懷桑梓念墳墓懷親戚之舊今日思婦之切咸願死戰可不因其心順其勢乎此臣所以爲陛下勉之者二也臣聞閫內之政任於相閫外之政任於將夫用兵之法

無定議顧方略如何耳且委用良將果可持一定而爲膠柱調瑟者乎故當任之以腹心委之以便宜庶以量其戰勢運其謀策無牽制之失臣竊觀紹興十一年胡虜猖獗迤犯淮南是時諸將合謀大戰而勝胡人叛北奔甲曳兵走方乘勢襲其後當群凶喪魄之際正三軍得志之秋天下咸謂可以建中興之功雪前日之耻豈期廟堂之上意在和戎投鼠忌器急遣將士不令前進由是諸將之志消三軍之氣索犬羊之氣愈熾熾矣天下生民愈益愁嘆矣嗚呼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今日事當一新烏可復蹈前日之轍乎此臣所以爲陛下勉之者三也何謂可賀者三臣聞鼎新而革故否極而泰來

此不易之論中華之憂辱已甚矣胡虜之罪惡已貫盈矣天怒於上人怨於天下卜人共誅豈有識者不願為之今日之舉可謂上應天下順人自然乾坤輔德祖宗降灵伏大義舉大兵雲行雨施電掣風馳旌旗爛天戈矛却日歷兩淮度大河揚天子之威問匈奴之罪三軍並進萬里橫行戰必勝攻必取此臣所以為陛下賀之者一也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方今天得其時地得其利人得其和所過名山大川鬼神無不佑其力所過神州赤縣人民莫不歸其仁東收遼海西復秦關自北而南直至幽燕平其巢穴絕其種類大報深冤盡雪前耻取迎淵聖收尋皇族洒掃山陵慰安宗社

迂重器而歸六宮於上國詳延故老搜訪舊人招流亡振孤獨興利除害去殺勝殘頓復山河重恢社稷此臣所以為陛下賀之者二也臣聞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陛下怒非獨安天下之民又將得天心焉大抵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故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此理之必然也當時虎嘯而生風龍興而致雲此得賢之誦可作矣威加海內復歸故鄉此大風之歌可舉矣勒功燕然刻石湘江分茅裂土大賞功臣繪丹青於雲臺紀勳庸於帝籍恬然閑暇晏然無驚柳營靜而歸馬引榆塞空而邊鴈飛玉闕晝鎖戎野春耕冠帶百蠻車書萬國當是之時方為太平此臣所以為陛下賀之者

三也臣所陳前策非一己之私謀實天下之公議陛下若欲上應天心下順民情迎穹漢之休祥消邦家之災變除臣所請別無長策苟或守株待免緣木求魚則失其機會矣陛下若以臣言為忠則陛下熟覽臣書預為之計若以臣言為妄則斬臣之頭以令天下臣將弃人間遊地下追龍逢比干矣嗚呼一興一亡在今日惟陛下痛思之干冒天威引首待罪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懼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八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八

起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辛卯盡二十八日庚子

五月十九日辛卯金人使虎衛上將軍殿前都點檢高景山通議大夫刑部侍郎王全來賀生辰奏言淵聖皇帝升遐等事

晁公志金人敗盟記曰紹興辛巳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依年例如常儀駕坐紫宸殿引見金人賀生辰使副虎衛上將軍殿前都點檢高景山通議大夫刑部侍郎王全捧國書陞殿內侍知省接授左僕射次三省樞密院同進呈訖却授知省畢各依位立內王金東壁面北

屬聲奏曰皇帝特有聖旨昨自東昏王時兩國講和朕
當時雖尚年少未任宰執亦備知自朕即位後一二年
間帝曾差祈請使巫及等來言及宗屬及增加帝號等
事朕以即位之初未暇及此當時不允許其所言親屬
中今則惟天水郡公昨以風疾身故外所請事後因熟
慮似亦可從今歲貢銀絹數多江南出產不甚豐後須
是取自民間想必難備朕亦別無思度兼爲淮水爲界
私渡甚多其間往來越境雖有嚴械亦難杜絕大江之
北漢水之東雖有界至而南北叛亡之人想常互有適
足引惹邊事不知故梁王當時何由如此而分畫來朕
到南京方知欲遣人於帝處備諭此意近有司奏告帝

以朕行幸南京欲遣使賀灼意意至甚勤厚就因此使
欲便諭及若只常使前來緣事稍重恐不能盡達兼南
京宮闕初秋工畢朕以河南府龍門以南地氣稍涼兼
收於水草亦甚寬廣於過夏擬於八月初旬到南京帝當
於左僕射湯思退右僕射陳康伯及同王綸知樞密院
事此三人內可差一員兼前殿太尉揚存中最是舊人
練知事務江已北山川地里備曾經歷可以言事亦當
遣來及如鄭藻輩及內臣中選擇旁近委信者一名共
四人同使前來不過八月十五日以前到南京朕當宣
諭此事可從朕言緣淮南地里朕昔在軍前頗曾行歷
土田徃徃荒瘠民人不移多有應戶口盡與江南朕所

言者唯土田而已務欲兩國界至分明不至邊事至如
帝意稍有所難朕亦必從來使回日已後朕以前來止
曾經由泗壽州地分外陳蔡唐鄧邊面不曾行歷及到
彼處園場頗多約於九月末旬前去巡獵十一月十二
日却到南京帝於差來正旦使處當備細道來朕知端
的於次年二月三月間又爲京兆亦未知曾欲因幸溫
湯經由河東路分却還中都去奏降訖殿朝見畢次三
節人從朝見訖駕輿是日礼房報奉聖旨使人朝見訖
垂拱殿茶酒爲臆腑不調可移就驛中排辦仍令執政
押賜差參知政事楊椿押晏初王全奏陳事因人莫得
而知既而詔王全曰適來奏事因可具奏狀以聞故得

知一二焉是時左僕射陳康伯右僕射朱倬知樞密院
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楊椿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既知
金人有渝盟之端又報孝慈淵聖皇帝訃音是日宰執
入堂聚議講究討論凶制典故調發軍馬扞禦江淮之
策

趙之中興遺史曰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也自入境
有亮悍之狀過平江秀州舟中以弓矢射夾岸居人官
司莫敢誰何但告報居人闔戶而已既到行在命何溥
館之引見之日接國書畢王全奏事稱語訥不能敷奏
乞令副使高景山代奏事上許之全招景山欲昇殿侍
衛及閣門官止之上招令升殿景山乃升殿狀貌不恭

景山直言淵聖升遐事言語鄙俗上号慟婦禁中景山
曰我来理會兩國事說說不已帶御器械李橫約景山
下殿曰不得無礼有事朝廷理會使人猶在殿下班皆
未退帶御器械劉炎告宰相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未退
有茶酒之礼宜奏聞免之康伯曰公自奏聞炎遂轉屏
風而入見上哭泣炎奏其事上然之炎即出傳旨曰今
為聞淵聖皇帝訃音忽覺聖躬不安閣門賜茶酒宜免
使人且退班遂退朝廷乃行下諸軍及監司帥臣曰契
勘大金意在敗盟恐致興兵仰措置無落奸便河北進
士梁勲夜行晝伏歸朝廷上書言此事極詳且言金人
必舉兵秦檜怒嗔決之押赴惠州編管檜死朝廷取勲

勲已死矣至是人皆思勲之忠義齒檜之不容忠臣

二十日壬辰宰執內殿奏事

宰執內殿奏事礼房報奉聖旨為臟腑不調二十一日
上壽并二十日習上壽儀並免

二十一日癸巳免聖節上壽

天申節已降旨揮免上壽宰執並赴臨安府明慶寺滿
散聖節道場同知樞密院周麟之赴都亭押伴禦宴

二十二日甲午宰執內殿奏事礼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

遐

丁未錄欽宗實錄曰孝慈淵聖皇帝道君太上皇帝長
子母曰惠恭皇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十三日生子

坤寧殿九月賜名亶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韓
國公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遷開府儀同三司興德軍節
度使進封京兆郡王崇寧元年二月改賜名烜八月又
賜今名大觀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荷天眷佑景命有僕
承家之慶是生多男年近學幼未親師友因嚴以教宜
及其時京兆郡王諱高密郡王楷可於來年春擇日出
就外學其輔道講讀之官宜以端亮鯁直有文學政事
人充選以稱朕意記室翊善可如王友例令王各拜於
是以祕書監蔡崇為翊善左司員外郎沈錫為侍講國
子司業汪澥為記室安德軍觀察留後知入內侍者
楊震提舉管諱廊本位大觀二年正月遷司空武昌軍節

度進封定王八月以國子祭酒汪澥為翊善起居郎翟
汝文為侍講起居舍人俞卓為記室俞尊遷起居郎石
公弼代之會惠恭皇后崩至政和元年二月始詔太史
擇日以三月己丑出就資善堂聽講讀以光祿少卿李
詩為翊善辟雍司業耿南仲為侍讀司門員外郎蘇修
為記室甲寅詔宰臣執政官許就資善堂見定王諱嘉
王楷王迎揖於門升堂就坐王西向宰臣執政官東向
送亦如之二年九月侍講鄭居中因奏事講筵乞講讀
官至資善堂見二王許之四月蘇脩卒以左司員外郎
張叔夜為記室叔夜罷以符寶郎陳錡代之三年正月
改官制授少保四年二月甲戌行冠禮於文德殿或云福寧殿

先是御製冠札降儀札句載五札新儀之首至是始舉
行焉三月辛卯詔曰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貳以
係天下之心朕嗣無疆大曆荷天之休誕育元良是居
冢嫡長子諱廟年逮志學冠于治朝百辟具瞻主器之長
永惟宗廟之重父子之思考循舊章正位東宮明兩作
離為國大本可以來春出閣立為皇太子其建宮室設
官屬與儀物置度宜令有司討論前札前期辦具以聞
邦家之慶與四海共之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會慶上
彝押百寮班又詔皇太子謁廟特許宗室陪禮五年二
月乙巳制曰若昔先王必見儲貳以隆萬世之統以係
四海之心朕撫世承平念國大本適追來孝垂裕後昆

永惟承宗之艱莫如主器之長咨尔万方衆聽予一人
之告猷皇長子少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孝友得於天
資溫良成於日就出學外傳率履無違既冠陟階其儀
可像方景命有僕介壽考之萬年而明兩作膏兆本支
于百世蔽自朕志格于天心孚告大廷申錫顯冊夫諱廟
乃惟德忠惟孝欽汝止惟幾惟康用克相於我家以對
揚於休命可立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脩禮冊命于未
出閣詔改其閣為府甲寅有司備法駕儀仗列于大慶
殿文武百官各服朝服立班于廷百執事官入就位皇
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殿皇太子冠遠遊冠衣朱明衣
執諱廟圭以入受冊于庭以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為禮

三朝北日四錄 卷一百一十八
儀使翰林學士王黼撰冊文

冊文缺或云劉正夫撰審如是則禮儀使亦當用執

政宣和殿學士蔡攸書冊殿中監高伸書寶札畢太師魯國公蔡京率百官稱賀賀訖又詣東宮賀皇太子如故事以戶部尚書劉炳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為賓客中書舍人蔡靖陳邦光並為詹事祕書監李詩為顯謨閣待制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耿南仲為徽猷閣待制右庶子兼侍讀祕書少監蘇諱改名燁為左諭德太常少卿葛次仲為右諭德國子司業魯楸殿中侍御史華寔並為舍人知入內內侍省楊震董慤提舉左右春坊事內侍楊客機黎景年全淵張彥卿周珣王若冲王珂管廟諱左右春坊事劉淵為為家令皇甫僅為承受丁

已備法駕謁太廟奏免乘金輅及用鹵簿止依常儀馬至太廟易朝服行礼又奏乞免宮寮稱臣並從之戊午奏臣切觀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切有所擬無所不備考其職事實無毫末顯是慕為虛名徒費廩食書曰廟諱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宮官吏不必具備諸司庶局頗令兼攝至於閑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問學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又奏臣昨就資善堂聽讀尋常須候迓英經筵已開方取旨定日共惟聖學高妙群臣莫及躬御經筵但取遵用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說修輔聖明

如臣之愚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視經筵兼臣問
安視膳之外遇還府第綽有餘暇况不同往日深在禁
嚴出入不敢自便今欲乞聖慈許令每日不拘早晚但
稍有間隙即請李官赴聽講讀所貴文學日益有以副
聖慈眷遇之意並從之三月乙酉詔皇太子遇天寧節
赴垂拱殿上齋於親王前別有一班家令劉淵罷以梁
平代之六年四月以禮部尚書白時中刑部尚書慕容
彥逢為賓客吏部侍郎劉渙給事中方會為詹事太常
少卿賈安宅為舍人內符寶郎馮揚為家令六月乙亥
詔納故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才女孺人朱氏為妃令所
司備禮冊命是月癸未親迎癸丑詔自今車駕行幸皇

太子免起居從駕七年十月生子為嫡皇孫封秩比皇
子以起居郎李弥大起居舍人趙野為舍人弥大野辭
以大卿少卿高樂為右文殿修撰國子司業魏憲直龍
國閣專其事八年劉渙方會罷以左庶子李詩右庶子
耿南仲為詹事宣和元年以祕書少監曾楙祕書監王
易簡為舍人曾楙遷以國子司業程振代之七年李詩
卒以禮部侍郎王易簡為顯謨閣直學士充詹事兼侍
讀上聰明仁孝好學而善文自以地偏而望崇每懷兢
畏講讀之暇惟以髹器貯魚而觀之他事一不開懷人
莫能測也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除開封牧二十一
日差內侍梁邦彥黃僅押賜皇太子碾玉龍束帶一條

不許辭免二十二日閣外大內娘子用小轎子十餘乘入東宮府議事二十三日申時候入內內侍官黃僅等傳聖旨宣押皇太子入殿內續有快行親從官十餘人催上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殿往龍德宮寧德皇后出往擷景園改充寧德宮是日皇太子登寶位先是太上皇帝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及給事中吳敏等日晡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手詔旨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鑿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因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大赦天下宣和七年十月

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皇帝即位改元靖康元年二年冬粘罕幹酋不再犯京師閏十一月城破四月北狩在虜地三十五年至是報升遐焉

蔡條國史後補曰皇太子者上長嫡子也母曰惠恭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夏四月十有三日丑時生於坤寧殿其夕惠恭皇后夢宣德正門大啓有兩紅旗各一吉字以入而太子生焉頃哲廟以無子致紛紜及上既位不數月便有元良之慶中外聞而大喜遂赦天下後累封至定王太子生而岐嶷顧視不凡上甚異之及冠講冠禮於文德正衙意先以示群下取詩頌謂武志也當廷命字曰志伯方大廷樂作百官衛士仰首續紛閣門臺

吏約束班列端笏立声甚喧厲不能禁止上駭然使內
臣趨下詢問其故則報曰日重輪時青天白日略無雲
氣而成五色暈也立為皇太子狄人犯盟時上亦自惧
思有以脫難者又素有禪意冬十有二月十九日上諭
大臣以皇太子為開封牧始知初果有意禪燕王而鄭
后之力天意大回二十二日太子入朝詔賜排方玉帶
仍去所佩魚排方玉帶乘輿服也時吳敏謂未快中外
意二十三日敏入對罷上有疾不能語索筆舉左手書
曰我已無半身矣如何了得大事大臣相顧無語又書
曰諸公如何又無語之上左右顧無應者乃自書曰皇
太子某可即皇帝位予稱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乃舍

敏入作禪詔因召太子太子至大臣又捨上而迎奉太
子至榻前童貫李邦彥以御衣太子太子叩頭自撲哀
動左右上又書曰汝不受則不孝太子曰臣若受之則
不孝矣上又書令召皇后后至諭太子曰官家老矣吾
夫婦欲以身託汝也太子猶力辭幾至氣絕上堅命立
之是為淵聖孝慈皇帝

宰執入堂議事

宰執入堂請殿前太尉成閔步軍太尉李捧并太傅和
議郡王楊存中赴堂共議調發軍馬保固江淮既退又
請吏部尚書凌景夏吏部侍郎汪應辰戶部侍郎錢端
禮禮部侍郎金安節刑部侍郎張運工部侍郎黃中給

事 中兼權兵部郎黃祖舜中書舍人虞允文揚邦弼侍
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正言劉度聚議久之退
宰執服常服金帶率文武百官入和寧門到天章閣南
行路隙地面北立班左僕射陳康伯稍前讀孝慈淵聖
皇帝舉哀文曰今月十九日金國報孝慈淵聖皇帝升
遐舉哀退復位舉哀十五声訖再拜興是時禁中亦設
舉哀之禮哀慟于外聽宰執已下舉哀訖面東對後殿
進名慰皇帝兩拜次進名奉慰皇后兩拜訖退是日免
人使射射于玉津園錫賜依例

二十三日乙未安奉淵聖皇帝几筵

禮房報自舉哀日不視事同日於學士院內安奉几筵
用已時八刻宰執入堂俟午正率百官服常服黑角帶
入和寧門裏幕次俟立重訖入几筵殿下舉哀朝臨四
邦訖入堂至申時晡臨如朝臨之儀

朱倬都亭驛押宴

右僕射朱倬入都亭驛押伴御宴是日從例賜北使副
酒各四大金餅喫食果子四大金椀犀皮合餅各金器
悉賜與之

二十四日甲申宰執內殿素幘奏事訖赴几筵殿朝臨如
儀

二十五日乙酉宰執素幘奏事訖赴朝臨如儀

少保利州東路御前都統制吳璘除四川制置使

二十六日戊戌宰執掛服

宰執服常服黑角帶入赴朝臨訖退出和寧門外漏院以俟掛服至辰時八刻巽時宰執百官並服孝服入詣几筵殿下立班俟前導皇帝至几筵殿下并陪位官行成服祭奠之禮訖皇帝歸幄次宰執百官詣東幄前左僕射陳康伯班首躬首致詞奉慰兩拜訖退歸幕次俟皇帝還內宰執百官於几筵殿門外面南進名奉慰皇后兩拜訖退仍服孝服朝晡臨如儀

二十七日己亥北使朝辭

宰執已下及應奉人並免赴朝臨是後殿東廊開壁設素幄駕坐宰執兩拜訖升幄殿相向立以俟人使朝辭皇帝宰執已下首並經衰服掩面号慟哀動左右北使朝辭訖哀止授國書訖退

宰執奏請第一聽政表

宰執已下並赴几筵殿門外面南拜第一次奉請皇帝聽政表知樞密院事葉儀問白巾幘頭常服黑角帶入都亭驛押接御宴同日禮房報值雨免赴臨又報二十八日朝晡臨如值雨並免如拜批荅并拜表於宮門裏東廊上及絞縛蓆屋下立班又閣門報准內降批荅一道宰執鈞旨二十八日拜批荅并拜第二表

二十八日庚子宰執奏請第二聽政表

宰執服孝服內殿奏事畢退赴朝臨訖詣几筵殿門外

先拜批荅兩拜訖次拜奏請第二聽政表

北使高景山王全已下回程

高景山朝辭退至殿門上顧視奴婢求索手把揩拭面汗訖復授奴婢奴婢既授更不避畏景山率爾便將所受手把揩拭自己面汗而景山不之怒信矣夷狄無尊卑礼義之分果類禽獸然哉

宰執奏請第三聽政表合晚臨為雨降免

汪澈御史中丞

王全高景山來聘言欽宗升遐及地界事且要將相四人侍御史汪澈奏疏曰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今日之勢誠弱矣陛下屈已和戎厚其金繒謹

其聘遺而彼輒出片言以憾吾國若將唾掌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聖神圖回固無遺策然志不定則事不立議不一則功不成吾辭順而理直本固而心同是宜應之以權乘時而動願陛下赫然睿斷置師江干專付以間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遣親信之臣徧撫軍士選有用之才豫備繁使然後以不對天之讐言在原之戚下哀痛之詔布告中外將見上下協心其氣百倍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已於自迂御史中丞入對素幄復言講和之久將帥養驕軍士隨弊軍士之廩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恤之以養其力又言淮南

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卹使自為守無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萬一之用又言軍旅特起費用方繁今局務之可省者多支費之浩潮者缺字百官之冗負尚衆官府之橫用尚繁宜條其不急大加節約以徇今日之務事皆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九

炎興下帙二百二十九

起紹興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壬寅盡七月二十一日壬辰

六月一日壬寅朔宰執服孝服內殿奏事畢赴宮門裏東廊上進名奉慰訖次拜第三次批荅允詔

二日癸卯以淵聖皇帝升遐憂戚之情詔告天下

詔曰朕惟孝慈淵聖皇帝恭儉孝友根於天性毓德春宮天下屬心遭時多艱粵受內禪臨御未幾播遷異域寢食安否憂隔不聞者三十餘年矣自朕纂承申講和好幾以奉迎回御歸燕便朝乃使命之來遽承凶訃痛悼之劇攀号莫從嗚呼恩莫隆於兄弟義莫篤於君臣

朕之大欲蓋在乎此天不我與其時何尤痛自克責以
俟上帝之悔禍而已諒惟四方同朕憂戚詔書同日應
見禁罪人除犯謀殺鬪殺並為已殺人者并十惡強盜
偽造符信放大官典犯入已賊將校軍人公人在法監
主自盜賊及雜犯死罪並依法內鬪殺情理輕者減一
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錄案聞奏其餘死罪情理輕
奏取旨揮流罪降從杖杖罪以上放咨尔四方咸体至
意敗盟記曰是詔之下也軍民但知孝慈淵聖皇帝升
遐之報而未知金人有叛盟之語至初七日馬軍太尉
成閔內殿朝辭錫賚金器劔甲往荆襄出戍初十日御
史中丞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諭使方始傳播日聞人

情恹恹云

四日乙巳虜主亮敗盟遣諸酋率兵分道入寇

遂亮敗盟興兵決策南馳其母力諫遂殺母誠遣諸酋
分道入寇一軍遵海道以趨兩淮一軍出宿亳以蹂淮
泗一軍歷唐鄧以瞰荆襄一軍據秦鳳以伺梁蜀朝廷
命諸將分屯去處謹守邊備吳璘駐成都興州姚仲駐
漢州梁州王彥駐安康洋州吳拱駐襄陽襄州李道駐
江陵荊州田師中駐武昌鄂州戚方駐潯陽江州李顯
忠池陽駐池州王權駐建康昇州劉錡駐京口潤州李
寶守海道駐江陰軍

七日戊申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內殿朝辭往荆襄

出戍

朝廷知金人必寒盟也謂江漢雖有素備然荆襄國之
上游邊面空濶乃遣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主管待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屯駐鄂州是日朝辭
錫賚金器劔甲閔發自臨安諸將皆行

十日辛亥御史中丞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諭使朝廷詔
命成閔將兵備荆襄遂命御史中丞汪澈為湖北京西
宣諭使兼節制兩路軍馬澈辭節制以宣諭使行詔曰
朕惟湖北京西壤地延袤分屯禁旅控扼邊陲故特遣
耳目之臣往勵爪牙之任撫勞將士体訪事宜凡其所
臨如朕親幸陛辭上命之曰凡吏之能否民之利病悉

以上聞

十六日丁巳詔除劉錡等

太尉鎮江府都統劉錡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京
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招討使建府都統制王權副之
池州都統制李顯忠江州都統戚方椅角策應馬軍太
尉成閔兼荆襄制置使鄂州都統田師中副之荆南都
統制李道襄陽都統制吳拱椅角策應

二十一日壬戌送伴人使起居郎呂廣問知閣門事宋鈞
回闕

呂廣問回內引奏陳送人使到盱眙軍有金人金牌郎
君到來敕令臣等跪受大金皇帝聖旨云六月二十三

三朝正史卷之二十九
日來南京

二十三日甲子議淵聖皇帝廟号

都堂宰執集侍從兩省臺諫檢正檢詳卿監郎官監察御史以上依雜壓就坐議孝慈淵聖皇帝謚号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号欽宗尊賢貴義曰恭道德博厚曰文比信從理曰順勤恤民隱曰德克己復礼曰仁慈惠愛親曰孝欽事節用曰欽

二十四日乙丑放仙韶院女樂二百餘人出宮上聞

淵聖訃音且知金人有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索仙韶院女樂上不忍使良家女陷于絕塞乃盡遣出宮

周麟之罷同知樞密院事

遺史曰朝廷既知金國主欲遷都于汴且屯兵宿亳間議遣大臣奉使宰執共議遣參知政事楊椿行其所議者如大金皇帝祇欲到洛陽觀花則不須屯兵于邊若果欲遷都于汴屯兵于宿亳則本國亦不免屯兵于淮上非敢故渝盟約也蓋為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都即還燕京不屯兵于境上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江簽書樞密周麟之與聞其議知其事易言別無意外難合之請乃陰欲掠奪其恩數而陽為慷慨之言遂見毅然請行初皇太后上僊麟之嘗為告哀使使于金國金國主喜其辯利錫賚加厚麟之以例辭金國主不許曰一時賚出自朕意何例之有麟之歸以其物繳進

復賜麟之既麟之又請行上大喜乃命麟之使于金國
未行會間探者報金國主親提兵將大舉風傳兵聲甚
盛極可畏懼麟之大恐不敢直辭其行乃見上但委曲
言事已如此不必遣使雖遣使無益也上大怒以麟之
初請行復請自止令具折麟之伏罪侍御史杜莘老引
用唐太宗斬盧祖尚故事言其罪麟之遂罷

敗盟記曰左司諫梁仲敏上言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
奉使懇辭出疆之命上曰為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
官可罷同知樞密院事為人臣避事者之戒

二十五日丙寅踈決臨安府內外罪人

許淮南州郡移治清野

朝廷以金人邀索無礼慮生兵釁乃許淮南州郡措置
移咨清野

二十七日戊辰除徐嘉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充金
國稱賀使知閣門事張掄副之

遺史曰周麟之罷既黜朝廷別議泛使欲以劉岑行上
召岑問之岑曰臣受國家厚恩今年臣老矣惟不惜一
死可以報國臣請至金國有如議不合當以臣血濺虜
主之衣上愕然繇是命徐嘉奉使以張掄副之

七月一日壬申御史中丞荆襄湖北路汪澈朝辭

五日丙子詔禁戢浮言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臨御三
十餘載夙寤晨興罔敢暇逸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唯是

約已裕民之事雖食息不敢忘迺者放嬪御罷教坊省
閑局減冗員凡有益於國而無傷於民者惟患不知未
有知而不行者朕為誠意所加遠近丕應而令下之始
胥動浮言幾惑衆聽朕甚不取夫監司郡守所與朕布
大信於天下者也其各體朝廷併省節約之意明致之
民務在實德毋為虛文使百姓翕然於變底于雍熙稍
朕意焉

七月戊寅帶御器械劉炎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言臣聞怨望朝廷輕議君上人
臣之罪有不容誅苟有若人臣詎可置而不問乎謹按
帶御器械劉炎無行小人持心狡險污辱之跡臣不欲

猥形白簡惟是前月十七日忽來訪臣語言狂恣遂云
元居實措置江淮盜賊乃炎所薦而炎今日亦受劄子
同共措置使炎當時不就改換今已優閑來日當往力
辨炎以文資易武級乃其願欲初非朝廷強之今已多
歷年所其受官祿亦不薄矣豈今日尚興怨望而辭避
職事乎陛下迺者約已裕民減放宮嬪乃盛德第一事
炎與臣言主上不消放出宮人臣愕然問之乃云豈不
漏泄禁中事矣陛下燕間之際清心寡欲耽翫經史縱
放宮嬪於禁中事有何漏泄而炎敢輕議陛下如此臣
伏讀今月五日詔書有云迺者放嬪御朕誠意所加而
令下之始胥動浮言幾惑衆聽臣謂炎居近習尚敢輕

三朝正史卷之九
六
議而謗口於外則在浮言未必非矣唱之也臣誤蒙陛下擢用執法殿中務在糾正官邪而矣乃無忌憚遽來見臣言語直如是之狂恠臣若縱而不論有負陛下臣又恐此人於百執事之間肆言無畏什百附和浮言惑衆尤不可遏矣矣之罪大誠不容誅臣愚伏望陛下將矣重加竄逐以為人臣怨望朝廷輕議君上者之戒於是送吏部與在外合入差遣令臨安府押出門劉矣初為右通直郎換閣門宣贊舍人主管內帑錢往來擁場買犀玉書畫依託內侍之門以寵進身後帶御器械值王全高景山來奉使上殿無礼上還禁中班猶未退矣奏乞免茶酒遂傳旨宣諭班乃退使人亦就館當是時

群臣不能措一辭而矣乃遂巡投機全國大體俾狂黠使人折服退去可謂失之平生收功頃臾矣而群臣不思己之不敏乃嫉矣之見機於是杜莘老論之

十一日壬午宰執百官赴圓壇奏告欽宗謚號

徐嘉張掄朝辭

知濠州劉光時以擅移治降兩官

臣寮上言知濠州劉光時昨自五月二十日北界有被逐將欲度淮者光時聞之倉皇失措不為守禦於二十七日遂驅闔城入橫澗山謂之移治止留軍兵防托本州光時亦便出城自為得策是時淮上諸郡傳聞人情恐俱動搖不安其比界人尋便歸元未嘗度淮光時妄

三朝北野錄 卷之百二十九
作如此若不加罪豈不虧弱國體乎又聞鄰近有數十
群人入濠州界光時不詳審以為賊徒不稟朝廷擅行
殺戮反奏功希賞時欺朝廷也臣愚欲望將光時降兩
官且令在職以責後效如更不悛當重作行遣
劉澤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
遺史曰恭興縣令尤袤以揚楚頻易師守作詩以諷曰
維揚五易帥山陽四易守我來七八月月常奔走帑
藏憂煎熬官民困馳驟世態競趨新人情蓋諳舊如其
數移易是使政紛揉彼席不得溫設施亦何有淮南重
彫瘵十室空八九况復苦將迎不忍更回首嘗聞古為
治必假歲月久安得如弈碁易置翻覆手

十三日甲申淵聖皇帝謚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宗
十六日丁亥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成閔至鄂州

遺史曰成閔以馬司軍諸軍發臨安在道除湖北京西
制置使是時邊事未動鄂州軍中罔測其情或勸都統
田師中善為備者於是人情皆不安市井驚惶至有妄
言來取師中者或請師中以素隊迎接之為便師中從
之迎見閔於路次人情乃安閔屯于古將壇之左閔受
鄂州左軍統制郝晟黃金三百兩以晟知襄陽府為京
西安撫自此人皆知閔為不足與成事功矣

十九日庚寅責授周麟之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是時元顏亮因遣賀生辰使指求大臣欲面諭兩事淮

意周麟之見任宰執被命稱賀使往而麟之自度此去
或問對之間難以應答况金人已露叛約勢不可醫徒往
祇取辱耳故辭難不行而言者攻之故罷同知樞密事
再有是命

二十一日壬辰盱眙軍申辰時承州安撫蒲察屠穆察以蒲
也傳語盱眙軍北界遣中靖大夫翰林學士韓汝嘉帶金
牌到來欲與本朝國信使副宣諭公文

當日已時使副徐嘉張掄遣通事指使并親事官同本
軍虞候李寶六人過淮前去傳語韓侍講乞令傳語所
宣諭語言欲乞約中流相見繼而韓汝嘉已上船過淮
到本軍岸下徐嘉欲就淮河岸口亭子相見韓汝嘉已

到遂就燕館使副不魯望闕拜拜止是跪授宣諭云向
來北邊有萌古韃靼等從東昏王數犯邊境自朕即位
久已寧息近淮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作過比之以前保
聚尤甚衆至數十萬或說仍與西夏通好鎮戍突厥奚
契丹人等力不能加曾至失利若不即行誅滅恐致滋
蔓重念祖宗山陵盡在中都西北密迓彼界是以朕心
不安以承平歲久全無得力宿將可委專征須朕親往
以平寇亂故雖宮室始建方北巡幸而勢不容留已擬
定十月十一月間親臨北邊用行討伐然一二年間却
當還此今有司奏聞有使稱賀本欲差人遠迓如期入
見緣近以國信使副高景山王全等傳旨一二近官位

有所宣諭諭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卿等到闕而歸徐遣
所召官等定見遲留有妨北討之期故令卿便回即令
指定官位人等前來亦可以就稱賀仍須九月初定到
闕實慮未詳上件事意或致疑訝故茲宣示想宜知悉
是時徐嘉借資政殿大學士張掄借節度使未至盱眙
而韓汝嘉已先在泗州伏匿不使人知覺以待我國信
之來既至開報泗州方知而韓汝嘉即便過淮傳此宣
諭去

遺史曰徐嘉張掄為泛使去盱眙軍館中以待金人接
伴使副到泗州即渡淮金人忽遣諫議大夫韓汝嘉走
馬八尺徑渡淮直入館中掄大警皆朝以待汝嘉走

馬三節人皆出館門外闔其扉知盱眙軍周淙在館外
穴壁以窺汝嘉令嘉掄與三節人皆列庭下大呼曰有
刺遂宣言其大意謂皇帝以蒙子作過親提大兵五百
萬恭行天討其宋國奉使未得渡淮候九月皇帝巡幸
淮甸日引見言畢上廳分賓主坐嘉戰灼無詞掄乃稍
進步而問曰蒙子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汝嘉不能對掄
曰諫議遠來口言有刺本朝君相何以爲憑請書于紙
容俟聞奏汝嘉即索紙書畢而去嘉掄送榭段香茶皆
不受以汝嘉所書聞奏知必用兵即召嘉掄等回未幾
金人復報已差接伴使副請奉使渡淮朝廷不從而命
沿江沿淮嚴飭邊備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
炎興下帙二百三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壬辰盡八月十三日癸丑

元祐進士乙科元符黨人朝奉郎崔陟孫淮夫梁叟上兩府劄子

淮夫等本貫應天府昨緣交地之後省鄉墳尋後隔絕自念家世仕官久被國恩不忍自弃於左衽間關來歸本朝切有管穴所見輒敢冒聞庶幾一得之慮少裨朝廷采擇之万一淮夫等伏觀金人有可攻之勢三有不可不攻之勢三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三策何謂可攻之勢一曰上天悔禍二曰民心歸往三曰戰具有備所謂

上天悔禍者金人自頃以來所不可與敵者正以一時用事將兵之智勇有以過人故也自金酋篡位前此功臣誅鋤已盡向使此曹尚存本朝雖有百萬之兵苦戰數十年豈能盡除之哉及先所掠京師寶貨法物今皆送至京師此乃天意欲還中國也所謂民心歸往者虜主若不大興土木牛羊用人則中國遺民亦且安之矣本朝雖欲恢復既其人心不搖亦何以求功所謂戰具有備者本朝講和之後二十餘年得以生養練虜人所射不過五斗本朝戰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鎧甲戈矛之類又皆堅利比見劉兩府之兵渡江人人賈勇皆有死敵之志咸相謂言我輩父母親戚往往不為

金人所掠則為所殺戮今正當報怨之時皆可攻者三也何謂不可不攻曰恐失天時也恐變民心也恐豪傑出於意外也所謂恐失天時者今日虜主暴雷在彼為不幸而我之幸也軍民既離心矣我兵一動彼必內應尚或遲於不決万一此虜主死則立新君或土木畢工稍革暴政民人息肩則難動也所謂恐變民心者彼中百姓所以延頸本朝兵至甚於時兩者科後誅求竭其膏血故也彼民見本朝不動或再講和議疑為弃我此後無復有望謂如海州東海縣徐元始因不堪其苦虐殺其縣令稱兵願歸正本朝欲用本朝年號者一年有餘而本朝不招誘以來之及其死也又不旌褒以勸之

其敗也海州之民指以為患轉以為戒今滕陽軍沂州之間有來二郎亦若北軍侵擾聚衆為亂今則其徒雖散而其人尚在蒙山無所歸計亦深悔之若久而不問失民心必矣所謂豪傑出於不意者今河北有任郎君李川輩雖號為賊而不侵擾百姓客旅見困者厚與之金但入城取官物而已由是百姓徃徃安之万一此徒一熾且假仁義而行之民或歸心則為患不在金人之下矣此不可不攻者三也何謂取其可攻之中又有三策發兵出淮甸襄漢今日關百里而示守明日關百里而復歸之不過一勝一負又似昔日將師各握重兵養患寇以自豐也若以正兵守淮甸以示弱使游騎侵陝

右以下関中下檄中原彼必以精兵銳將盡赴関中之急也後以奇兵由濱州分二路以趨燕晋斷其歸路明告其軍人有能以百人已上來歸及民間不附金人自保山寨者各以次第旌賞將見彼來歸之人不暇也又當告諭淳海契丹之人令明知禍福若能相與共滅金人各為立君與復其宗社約以白溝為界不復相侵設二國不肯相聽則虜主亦不疑此二國之人上下相猜則成内潰也况數十年彼相承蕭裕已嘗結西元帥欲舉兵作亂欲立契丹之後初王之子豫王之孫既而敗事今若約以各興其國必有豪傑為應於二策之中此為上策伏乞鈞覽淮夫等今具在北聞見事宜下項一

金人之初甚微本一楊哥孛董有二三千人無城郭宮室之居無珠玉金帛貨財之積當時為大遼市海東青於海上道由其國使命往來不絕金人不堪甚擾乘怒發兵當時止知殺敵不知畏死戰勝則財物子女玉帛盡均分之其所以每戰輒勝也今則久居南地識上下之分知有妻奴親戚之愛視去就死生甚重無復有昔時輕銳果敢之氣故前日罷榷場之後沿淮置巡鋪每兩月一替當其出軍其金人與親戚泣拜自謂極邊有往而不返之意其軍畏法如此一自虜主亮篡位之後前日良將大臣如西元帥撻懶三路都統將軍韓常蕭玉秉德國師烏陵衍叅政魯國王宗盤虜主親弟太傅

兖州知州東平府總管海州知州獨姑妣丞相蕭裕樞密使張通古平章蕭玉皆稱雄傑勇果之士盡已殺戮當時北人莫不泣涕咨嗟言今後用兵無人可將即自南路投木魯契丹主遷即妣滿俄里衍主軍其主管修造軍器及戰船即是前日歸附人赤心軍韓奇馬欽專主其事見任左拾遺一金人往日戰馬甚多自去年十月緣軍下馬耗盡括民間私馬所有東京山東關西路盡起發逐路轉送往益都府牧養於六月初間又有天使起發赴以北州府外河北河東路及燕京以北馬却發遣往天德雲內府路牧養外自括馬之後大約馬耗八分目即南京路正軍皆闕馬今年三月二十五日降

下銀錠令軍人逐牌子差人往咸州地分自行收買一金人所造戰船係是福建人北人謂之倪蠻子等三人指教打造七百隻皆是通州樣各人補忠翊校尉虜主云候將來成以節度使待之其所統主將皆南官靳賽徐文益彬王大刀等主管然所括水手皆灌園種稻取魚之人實不識江海水性其官吏徃徃通賄賂謂如實魯駕舟之人有錢則得免其不諳水性者無以為賂則反被差發其宿州水手無處聲寃衆人共毆殺本州同知如本朝通判奴婢而行可見人心係是脅後所謂舟船已發在濱州蒲臺縣伺候閱習一金人正軍目即京師雖号一万宿州陳州許州皆号千户然每一万户止是三

箇千户每一千户止是甲兵三百人每一甲兵各有兩人或一人阿里意本朝所即馬步人共九百人為一千

户每二千七百為一萬户即是京師屯駐軍共二萬七千餘人南京二千七百人宿州止九百餘人陳許二州乃韓將軍弟韓定遠九百餘人昔自從軍係是漢兒軍於前年並已放散歸國止東平府及滄景沿海諸州自有來被虜人分屯山東每人給以官田二頃荒地一段令自給用共二十万户号为民軍外新簽山東河北河東關西有數十万見各逐州府點集區處外有契丹渤海漢兒軍号七十万見在天德雲内府路牧馬然所簽人皆不均其間實為武藝好身手行賂賄者皆免貧者

雖單丁亦皆簽發見燕人曾經上司陳狀理會終不爲理可見人皆脅從無有鬪志者也但自燕京北至蒙國斯排頓稱准備迎接山東等路策應選鋒步軍一淮北陷番百姓昨在東昏時撫存頗厚小民無知偷生苟活久而俱化其心未易動搖今則虜主專行暴虐百姓日夜不能聊生是以思慕本朝如出一日去歲十二月間唐蔡州閔報沿邊有人馬甚衆旗幟甚盛不委便是南兵移文諸州路各加嚴備百姓聞之徃徃遽相慶賀至有出郊或私之他郡迎問南兵至期久而無耗皆怏怏悵望一中間金人復取河南之後張七郡王軍至南京穀熟縣徃徃虜掠良人妻妾奪取財貨其酷無異金賊

百姓之心皆失始望今若不預先嚴加約束則有前日之患要令官軍所到處秋毫無犯使遠近聞之莫不開門以待最為要切一金人所造新軍器已畢盡將徃日所得京城軍器焚毀了當其所造甲太沉重披戴艱難所造手刀皆樣長出鞘亦甚艱難見在東平府沂州滕陽軍京北府處頓放已差官監管伺候新兵支散一金人粮草如景州濱州東平府青州沂州密州兗州濟州等處皆有草米東平府嘉祥縣景州將陵縣及南州諸州各不下五六十萬然官中積之雖富民間徃徃闕食一虜主篡位以來新修燕京大內將畢復勅修京師內其委任丞相張浩彈壓官統軍陀滿俄里衍其專一提

點官係內官梁大使者其所用軍民夫工匠每四月替
近者不下千百里近者不下數千里近者北歸往半歲
遠者得回動是踰年到家不月餘又復起發其河北人
夫死損大半其嶺北西京路夫七八千人得歸者無千
餘人可見人民冤苦一徃日本朝庄農經劉豫之後賊
稅已重又近日修內夫後頻併每中人家止敢置地
六十畝已該作夫頭一頃以上作隊首蔣地稍多則為
了事戶科配誅求謂如修內顏色膠漆金翠珠玉布麻
銅鐵鷄子鵝鶉鴈鴨之類皆出民間其金人北軍一家
蔣地不下數頃既無稅賦春則借農以種夏則借人以
耘秋則借人以收遇歲以小歛則輸納稅賦民且不能

給何暇計糊口之有無遇歲大熟北軍所收甚多盡行
貨糴其價必賤則莊農供官科配愈難支持是歲之豐
凶民皆被困衣食不給徃徃顛望聖朝於時雨一虜主
不聽大臣諫官議論專以威強自作聰明日欲遷都京
師意欲窺伺兩淮主其事者唯安所由女妾妾妃及馬
欽二人然其意未可測度見万户及正軍皆謂本朝與
之結盟以來待之甚厚予之甚優豈可貪而不知足言
今之世界比之在他時國裏而已是十倍好過正軍動
四五個月不支錢糧雖遇支給之時徃徃被本軍官吏
瞞昧北軍亦自時出怨言一曩者朝廷講和之後發遣
赤心軍及婦朝官婦比彼中金人相指謂其人本一奴

五朝北史金
卷之百三
七
婢或本一下軍今大者建節小者授顯官各富有金帛
其被發遣人亦相謂說此中身請俸一身從軍兼領他
職自是彼之軍心徃徃懷私向慕一徃日虜人止以射
獵打圍便為戰陣騎射打毬閱習輕銳自虜主篡位之
後徃徃猜忌恐軍人聚集議論將打圍出獵打毬盡行
禁斷且軍兵但令屯田亦不教習一金人及故民百姓
深畏慕劉兩府錡聲名聞西人亦畏李四廂名世輔名改
忠顯聞其風者莫不竦懼一金人極邊徃徃無兵都在近
襄州縣屯駐遇一州或有急難鄰州雖有兵亦不輒便
救援且如去年十二月壽州有賊壽州閔報南京告急
其南京千戶候月餘承東京師都統文字摘那二三百

人方始起發一虜主篡位之初嘗對諸大臣言若趙宋
如東昏時依舊通和聯好方一月餘劉麟作右丞上章
乞簽鄉軍收江南虜主出劉麟作上京轉運使繼而身
死一金賊未修內已前米斛極賤米不過二百一石小
麥一百五十一石自修內連綿水旱螟蝗間作官中稅
賦之外以和糴為名強取民間者如帶糴借糴之類二
年之間不下七八次民間有米盡數為之括拘無即以
戶口大小擬定數目勒令中納以此官中積蓄長多富
庶民間由是乏食

八月一日辛丑朔忠義人魏勝收復海州
四日甲辰王柅罷淮南轉運副使與宮觀

臣寮上言謹按淮南轉運副使王矩嵬瑣庸材天資陰險寅緣世賞超取美官日以職事獲覲天光陛下念其先世嘗捐軀而徇國特賜章服以示激勸矩可謂至榮矣固宜安靜不撓務稱其職仰報國家乃反恃寵恩輕儂自恣惟喜生事以覲功賞豈不上孤陛下獎遇之意乎自到官將淮上民兵分隸諸將初非朝廷本意人情惶駭矩不自安乃騰書獻劄文過飾非嫁怒帥守務快私忿夫當今多事之際臣子宜協力一心同濟國事而矩反覆如此其恃寵而妄作一也矩近日申奏朝廷自言生長兵間諳練戎事願得步騎五千求試方畧夫人臣各有分職矩為漕臣職轉餉耳豈得輕肆狂妄率犬言

無當侵將帥之事乎其恃寵而妄作二也矩在平時務交諸將每講拜禮或因同姓而叙兄弟之親或因半面而結婚姻之好意欲憑附逞其奸謀而諸將鄙之多不聽從矩不知耻猶自以為得計其恃寵而妄作三也矩之為人喜於妄誕近者無故輒申朝廷欲求稟議以希奏對夫國家大事自有廟謨矩一介小臣豈容與議今遠來入奏豈非遂其妄誕之說以誇示於衆乎其恃寵而妄作四也臣切惟淮南今為邊境部刺史之任宜得靜重有謀之吏而矩小人恃寵妄作邀功生事若使之得志必致誤國遂與宮觀罷之

八月戊申劉錡浙西江淮制置使

遺史曰軍事將興朝廷無將得一時之譽者唯劉錡而已乃命為浙西江淮制置使凡百奏陳無不允從恩寵甚盛錡亦以天下之重自任謂可任者

十日庚戌徐嘉張掄回關

十一日辛亥王繼先依舊致仕令福建路居住子孫並勒停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言曰臣聞自古方伎之臣雖不可廢而小人罪惡之極則不可容今有微賤小人粗明診視憑恩恃寵肆其奸惡在王法不可容恕臣焉得不論乎謹按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初係賤工負擔唱藥因奴事秦檜入拜其妻叙為兄弟寅緣薦引遂得

以薄術供奉陛下及顯仁皇后間餌其藥特賜寵遇而繼先恃恩寵二十餘年恣為奸惡臣子上体聖意未敢論列今者伏遇陛下威斷赫然掃除蠹弊在臣豈容緘默使之漏網請為陛下陳之繼先於都城廣造第宅多侵官私地分如陶家巷寨屋豐樂橋官地皆被強占起蓋房廊收領賃直又蒲橋之傍有古運河繼先因廣宅基遂填塞其上宅週迴侵占民居數百家及官街二條見今屋宇臺榭高皆廣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可謂僭侈矣又占臨安府從官宅二所一所與其弟繼善一作解庫其罪不容誅一也有軍人李彥者最為桀黠繼先用為提轄專探下戶婦女有姿色者百端作計必強取

之以為侍妾雖有婚姻一切不顧及李彥犯罪臨安府
斷罪人吏魏某及董安中劉永清等為幹辦強買益多
如宋念一之女榮娘萬八娘之女勝奴興奴之類方其
初買也不支與錢及其年滿也又不放出至如鎮江府
姓張姓李二娼家女童妙於歌舞又詐作御前索至今
尚在諸女之父母怨恨入骨无所告訴其罪不容誅二
也繼先又於宅傍創一別館專一收蓄匪人繼先則蓄
臨安府名妓劉榮奴其子悅道則蓄金盱眙父子聚麀
傷風敗教又令所買妓女時作歌樂及聞淵聖皇帝升
遐舉家仍復燕飲乃令妓女舞而不歌舉手頓足為戲
名為啞樂其罪不容誅三也繼先又於湖州地名舊館

別創大第工畢之日遂自都下載見錢二十萬貫前往
排築謂之鎮宅錢五月間虜使之來繼先聞其狂言遂
以修攻為名親往舊館創造舟船又買舫子二十隻般
移財物扇動居民又於太湖洞庭山創屋為避寇之地
預占山寺以盛頓御前藥材為名差人守把寺僧無以
存活其罪不容誅四也繼先居輦轂之下乃陰養無賴
惡少共五百人每日支與錢糧又私置桃花甲苦竹槍
牌棒及刀劍等日夕教練自聞邊報不常又置教頭兩
名每日於後園閱習其子守道與孫鏞及親戚數輩日
夕亦撰甲射弓不知謀為何事其罪不容誅五也繼先
因其子悅道累為浙西運司主管遂籠公私之利凡客

人有重貨則強買之官物可以射利則中賣之稅物浩
瀚則令監官放免之收錢入已遂至官課虧損凡有兩
浙路戶絕田產繼先則為詭名撲買又常勒臨安府樓
店務吏人令供城內戶絕舍宅賤價買為房廊又因其
子安道及親戚郭思仁張抹等為兵官廣借廂禁軍凡
數百人在家後使又招置待闕孤寒小官等充其家防
護祇應不欲以私錢給之却結諸總管於臨安府請供
給錢內夾帶王承宣一名每月冒請供給錢一百五十
貫臨安府畏其亮焰莫敢誰何其罪不容誅六也湖州
有金鼎者財雄東南以貨得官迂至正使繼先貪其遺
賂與之交結鼎嘗破萬餘緡造一海船船中百物皆備

獻於繼先託求閣職繼先受而許之果未幾除閣門宣
贊舍人以物議不容為後省繳駁又有珠子行人姓舒
者犯罪不輕繼先受其真珠貨賂遂與其求囑大理寺
官因得釋放凡州縣治大姦興大獄有力之人厚授金
帛以賂繼先繼先受之關節所至隨即解免其罪不容
誅七也繼先於本府及他處寺院多令立生祠妄自尊
大却保庇寺僧與囑託州縣蠲免科後凡天下名山大
刹莊田優厚去處繼先少受其賂則使之住持凡常住
所有太半入繼先之門近日擅毀南山勅賜法華院
殿基起蓋亭臺又於北山招賢寺因山作園新舊墳塚
盡令發掘移於他處其罪不容誅八也珠子行人姓任

者往年不幸繼先遂使人收其諸鋪珠子約十餘萬緡其姊累次懇請繼先不還其姊詛之繼先忿怒後執捉其家使下吳一送官勘斷証作與伊姊私通致令其姊編管處州繼先又拘收其田產略無顧惜其罪不容誅九也繼先之術本自庸繆偶有天幸遂寅緣妄作常恐人之軋已稍有拔出其上者類皆巧爲沮抑使不得進間有微見其所長即多方擠陷天下名醫皆畏避退縮不獲自尽故凡中禁外庭一時貴近或有疾病繼先用藥謬誤以致危困亦無可指其非者其罪不容誅十也繼先過惡臣舉特其尤者餘雖擢髮亦未可數今市井之人則怨其強奪婦女商販之民則怨其侵漁財利鄉

村之民則怨其吞併田產至於士大夫則怨其挾恃權勢請託無厭合是數者之怨皆恨不得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其罪惡貫盈王法實不容恕臣愚伏望陛下特賜睿斷將王繼先編管嶺外將其本身及其子孫冒受官爵盡行褫奪其第宅財物田產皆民之脂膏及贓污貨賂所積乞委臨安府及諸州所屬各行檢估籍沒入官以贍軍將其強買奴婢盡放還被苦之家行下諸處寺院將所立生祠亭臺即日毀拆以去國家之姦以除斯民之害以快天下之公議幸甚奉聖旨王繼先可依舊致仕令福建路居住子孫並勒亭臨安府內外第宅房廊田園有司盡行拘籍強買奴婢日下放令逐便諸寺

院所立生祠亭臺一切毀折
遺史曰繼先世為鑿其祖以買黑虎丹得名号黑虎丹
王家繼先為人女妣喜諂佞善藝狎自建炎初以醫藥
得幸嘗勸上服仙靈脾議者謂仙靈脾者亦名淫羊藿
雖強陽然久服令人精清按方論精清者不成子繼先
獨不以為然繼先遭遇在紹興中富與貴冠絕人臣諸
路大師承順下風莫敢忤其權勢之盛與秦檜相埒張
去為以下猶不足道而通關節肆誅求強奪婦女侵漁
財利則檜所未嘗為也秦檜宗族與其妻黨皆貴盛者
非檜薦舉之力乃檜請陞迂繼先宗族及吳益宗族官
職故繼先及中宮亦請陞迂秦氏王氏之官職也繼先

處富貴之極未嘗見一正人端士時設飲饌招教坊樂
人酒酣視繼先為儕輩恣狎而繼先亦無忤大抵上以
國事委之檜以家事委之去為以一身委之繼先所以
繼先憑恩恃寵靡所忌憚而中外之士莫敢議者三十
年至金人有敗盟之報朝廷有用兵之意初劉錡都統
鎮江之軍屢請決戰用兵朝廷猶俟虜人先有釁隙則
以兵應之故未許錡申請不已及除浙西江淮制置使
亦申請用兵一日汪應辰獻復如策堅執和議且言國
家自講和至今未嘗有遠關用兵之議恐誤大計醫師
王繼先因間見上言邊鄙本無事蓋緣新進用主兵官
好作弗靖喜於用兵意欲邀功耳若斬一二人則和議

可以復固上不憚曰是欲我斬劉錡乎是時盱眙軍奏到金人遣韓汝嘉直入盱眙館口傳勅不許奉使徐嘉張掄渡淮事未有以處之上在劉才人位進膳不舉筋才人恠之遣人中物色聖情因何不憚乃得應辰之策繼先之言才人侍上因用言寬解上意大抵與繼先之言相似上驚問曰汝安得此言才人不能隱遂且說遣中人物色得繼先之言上大怒杜莘老探知上意乃具白簡乘勢彈擊甚善之舉也惜乎莘老蜀人去國稍遠不知繼先出處而言繼先負擔唱藁因奴事秦檜夤緣薦引又顯仁皇后間餌其藥特賜寵遇者其所言十事非也蓋繼先之細過耳劉才人俄以他事賜第別居

十三日癸丑金國主亮弑其母于京師
金國主亮在汴其母病亮往視之問母所苦母曰吾不病唯力勸亮不用兵而已且曰吾所病者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也乃梁宋國王之小妻耳遂賜白練而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十

三陽北聖會論卷第二百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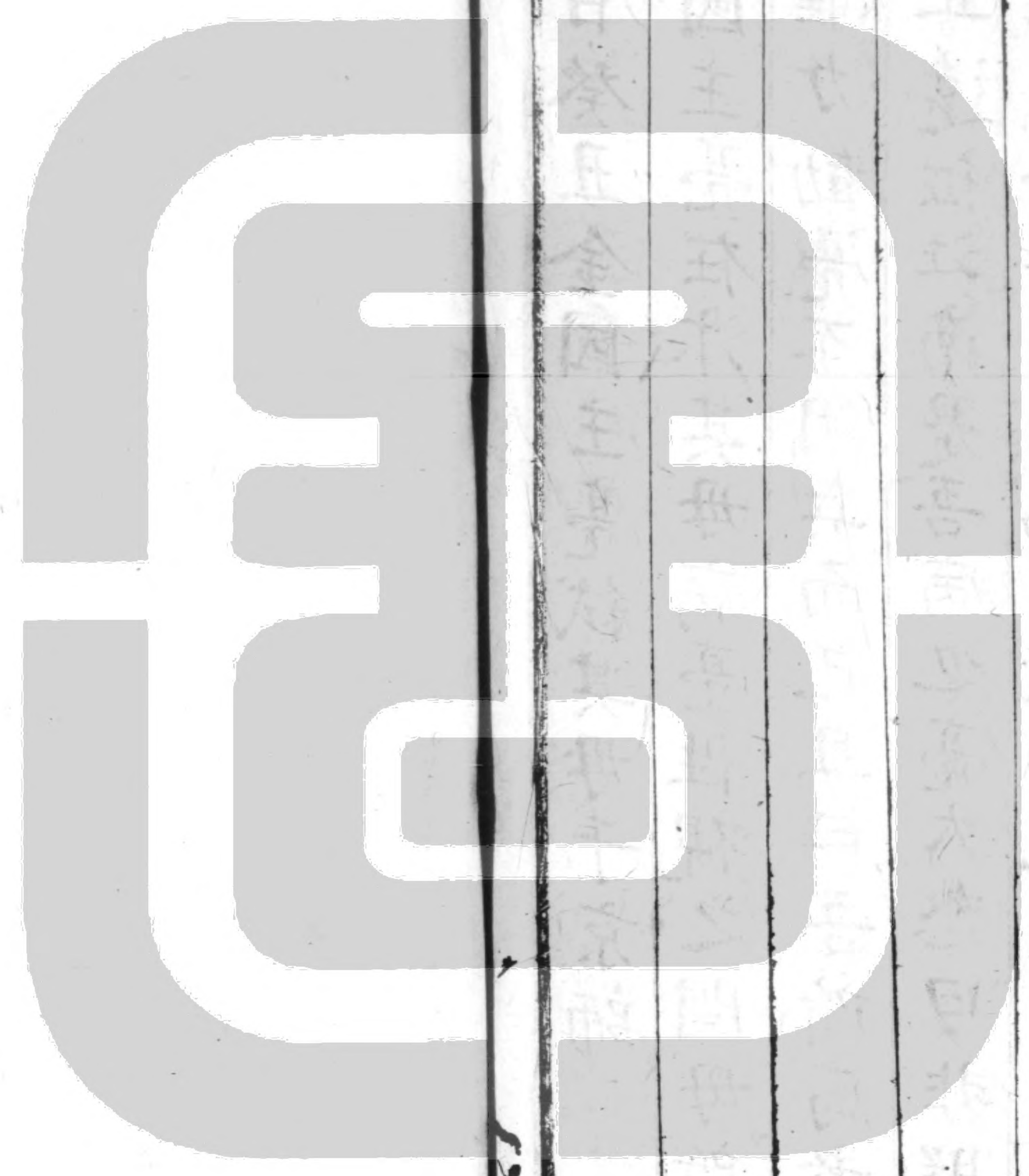
國皇太子集百卷觀古錄

不立... 卷一百三十一

南... 卷一百三十一

金... 卷一百三十一

十二... 卷一百三十一



7-2

